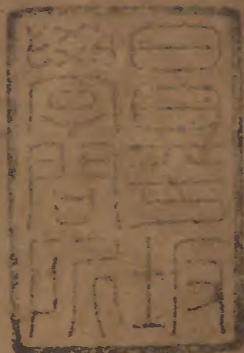


北史

紀六之九



漢書門			
三	四	五	五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六	五		漢
冊	〇		書
二	一		
三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601	
冊數	30(3)		
函號	280	8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齊本紀上第六

北史六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勃海
菑人也六世祖隱晉玄菟太守隱生慶慶生泰
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寶敗國亂湖率
衆歸魏為右將軍湖生四子第三子諡仕魏位
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懷朔鎮諡生皇考樹生性
通率不事家業住居白道南數有赤光紫氣之
異隣人以為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
吉居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殂養於同

產姊壻鎮獄隊尉景家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沉有大度輕財重士為豪俠所宗自有精光長頭高權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貧及娉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為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竒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使以子孫為託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子軍而用之神武自隊主轉為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絕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

履衆星而行覺而肉喜為函使六年每至洛陽給令史麻祥使祥嘗以肉啗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為慢已答神武四十及自洛陽還傾產以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為奔走之友懷朔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劉

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雋子如賈顯
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澤
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
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乃有二人
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呵其二子
曰何故觸大家出甕中酒烹羊以待客因自言
善暗相徧捫諸人言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又
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飲竟出行數里還更
訪之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

敬異孝昌元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山谷神
武乃與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
雋圖之不果而逃為其騎所追文襄及魏永熙
后皆幼武明后於牛上抱負之文襄屢落牛神
武彎弓將射之以決去后呼榮求救賴榮透下
取之以免遂奔葛榮又亡歸介朱榮於秀容先
是劉貴事榮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
故未之奇也貴乃為神武更衣復求見焉因隨
榮之廢殿有惡馬榮命剪之神武乃不加羈絆

而剪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
榮遂坐神武於牀下屏左右而訪時事神武曰
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為羣將此竟何用也榮
曰但言爾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
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
鄭儼徐紇而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大
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
每參軍謀後從榮徙據并州抵揚州邑人龐蒼
鷹止團焦中每從外歸主人遙聞行響動地蒼

鷹毋數見團焦上赤氣赫然屬天又蒼鷹嘗夜
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
始以為異密覘之唯見赤蛇蟠床上乃益驚異
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毋求以神武為義
子及得志以其宅為第號為南宅雖門巷開廣
堂宇崇麗其本所住團焦以石聖塗之留而不
毀至文宣時遂為宮既而榮以神武為親信都
督于時魏明帝銜鄭儼徐紇逼靈太后未敢制
私使榮舉兵內向榮以神武為前鋒至上黨明

帝又私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因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孝莊帝立，以定策勲封銅鞮伯。及朱榮擊葛榮，令神武喻下賊，別稱王者七人。後與行臺于暉破羊侃于太山，尋與元天穆破邢杲於濟南。累遷第三鎮人酋長，嘗在榮帳內。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朱光榮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眾者，唯賀木渾耳。」因誠光曰：「非其正，終當為其子穿鼻。」乃以神武為

晉州刺史。於是大聚斂，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時州庫角無故自鳴，神武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及朱光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光恨焉。騰復命神武曰：「光舉兵犯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圖光計，及光入洛，執莊帝，以北神武聞之，大驚。又使孫騰偽賀光，因密覘孝莊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以受惡名於海內。光不納。

殺帝而與介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暉改元建明
封神武為平陽郡公及費也頭紇豆陵步藩入
秀容逼晉陽兆徵神武神武將往賀拔焉過兒
請緩行以弊之神武乃往逗留辭以河無橋不
得渡步藩軍盛兆敗走初孝莊之誅介朱榮知
其黨必有逆謀乃密勅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既
敗兆等以兵勢日盛兆又請救於神武神武內
圖兆復慮步藩後之難除乃與兆悉力破之藩
死深德神武誓為兄弟時世隆度律彥伯共執

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
兵為暴天下苦之葛榮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
萬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
者半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神武神武曰
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私使統
焉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
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神武神武拳毆之折其
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
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罔上請殺之

北以神武為誠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恐醒後
或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
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有款軍門者絳巾
袍自稱梗楊驛子願厠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嘗
於并州市搯殺人者乃署為親信兵士素惡兆
而樂神武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
兆以并肆頻歲霜旱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
無穀色徒汚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温飽而
處分之兆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

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况高公雄畧又握大兵
將不可為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耶紹宗曰親
兄弟尚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神武金
因譖紹宗與神武舊隙兆乃禁紹宗而催神武
發神武乃自晉陽出滏口路逢介朱榮妻鄉郡
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百匹盡奪易之兆聞乃
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物也於是自
追神武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神武隔水拜
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

公主言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死不辭此衆便叛
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渡與神武坐幕下陳謝
遂授刀引頭使神武斫已神武大哭曰自天柱
薨背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
用今傍人構間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
刀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為兄弟留宿夜飲尉
景伏壯士欲執兆神武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
黨必奔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屈
起則為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捷捷而兇狡

王科

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又召神武神武將
上馬詣之孫騰牽衣乃止隔水肆罵馳還晉陽
兆心腹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為營神武偽與之
善觀其佩刀因取之以殺其從者盡散於是士
衆咸悅倍願附從初魏真君中內學者奏言上
黨有天子氣云在壺關大王山武帝於是南巡
以厭當之累石為三封斬其北鳳皇山以毀其
形後上黨人居晉陽者號上黨坊神武寔居之
及是行舍大王山六旬而進將出滏口倍加約

東織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神武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遂前行屯鄴北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供有軍營租米神武自取之魏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月公朱度律廢元暉而立節閔帝欲羈縻神武三月乃白節閔帝封神武為勃海王徵使入覲神武薨四月癸巳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龐蒼鷹自太原來奔神武以為行臺

郎尋以為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兵侵掠百姓歸心乃詐為書言公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眾皆愁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朱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偽請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號慟哭聲動地神武乃喻之曰與公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眾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為主眾願奉神

北史卷之六
九
武神武曰：「尔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為取，嘆天下衆皆頓顙，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椎牛饗士，喻以討尔朱兆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普天幸甚。」神武曰：「討賊大順也。拯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繼之，何敢讓焉。」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尚未顯背尔朱氏及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尔朱羽生，首來謁神武。

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為殷州刺史。是時兵威既振，乃抗表罪狀尔朱氏世隆等，祕表不通。八月，尔朱兆攻陷殷州。李元忠來奔，孫騰以為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勃海太守朗為皇帝。年號中興，是為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晉陽，尔朱兆會之神武用竇泰策，縱反間。度律仲遠不戰而還。神武乃敗兆於廣阿。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神武起土山為地道，往建大

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麻祥時為湯陰令神武呼之曰麻都祥慙而逃

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鄴城據之廢帝進神武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是時青州建義大都督崔靈珍大都督耿翔皆遣使歸附行汾州事劉貴弃城來降閏三月介朱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為大行臺總督焉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

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為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為死志四面赴擊之介朱兆責神武以背已神武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大敗之介朱兆對慕容紹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此將輕走紹宗反旗鳴角收聚散卒成軍容而西上高季式以七騎追

上野系卷二
奔度野馬岡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
弟矣夜久季武還血滿袖斛斯椿倍道先據河
橋初普泰元年十月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聚於
紫參色甚明太史占云當有王者興是時神武
起於信都至是而破兆等四月斛斯椿執天光
度律以送洛陽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顯智張歡
入洛陽執世隆彥伯斬之兆奔并州仲遠奔梁
州遂死焉時凶蠹既除朝廷慶悅初未戰之前
月章武人張紹夜中忽被數騎將踰城至一大

將軍前敕紹為軍導向鄴公佐受命者除殘賊
紹回視之兵不測整齊無聲將至鄴乃放焉及
戰之日介朱氏軍人見陣外士馬四合蓋神助
也既而神武至洛陽廢節閔及中興主而立孝
武孝武既即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
師世襲定州刺史增封并前十五萬戶神武辭
天柱減戶五萬壬辰還鄴魏帝餞于乾脯山執
手而別七月壬寅神武帥師北伐介朱兆封隆
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介朱

普皆反噬。今在京師寵任，必構禍隙。神武深以為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滏口入，介朱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介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抄。神武揚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軍繼之。

二年正月，竇泰奄至介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秦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兆自縊，神武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以介朱榮妻子及餘衆自保焉。突城降神武，以義故待之甚厚。神武之入洛也，介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助亂，且數反覆，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內不自安，乃與南陽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祿王思政構神武於魏帝。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敕大不敬，故魏帝心貳於賀拔岳。初，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銅拔

打鐵拔尤家歲將末好事者以二拔謂拓拔賀拔言俱將衰敗之兆時司空高乾密啓神武言魏帝之貳神武封呈魏帝殺之又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敕長樂太守龐蒼鷹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稍刺柱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敕書於袍領遂來奔神武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遽使以白武備勞其家屬時乾次弟慎在光州為政嚴猛又縱部下取納魏帝使代之慎聞難將奔梁其屬曰公家勲重必不兄弟

相及乃弊衣推鹿車歸勃海逢使者亦來奔於是魏帝與神武隙矣阿至羅虜正光以前常稱藩自魏朝多事皆叛神武遣使招納便附款先是詔以寇賊平罷行臺至是以殊俗歸降復授神武大行臺隨機處分神武賚其粟帛議者以為徒費無益神武不從撫慰如初其酋帥吐陳等感恩皆從指麾救曹泥取万俟受洛干大收其用河西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居苦池河恃險擁衆神武遣長史侯景屢招不從

天平元年正月壬辰神武西伐費也頭虜紇豆
陵伊利於河西滅之遷其部落於河東二月永
寧寺九層浮屠災既而人有從東萊至云及海
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霧起乃滅說者以為
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飛入東海勃海
應矣魏帝既有異圖時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
言隆之喪妻魏帝欲妻以從妹騰亦未之信心
害隆之泄其言於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
帶仗入省擅殺御史並亡來奔稱魏帝過舍人

梁續於前光祿少卿元子幹攘臂擊之謂騰曰
語爾高王元家兒拳正如此領軍婁昭辭疾歸
晉陽魏帝於是以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
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鷲在徐州神武使邸
珍奪其管籥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雋皆
神武同義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
中尉綦儁察儁罪以開府賈顯智為濟州雋拒
之魏帝逾怒五月下詔云將征句吳發河南諸
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月丁巳密詔神武曰宇

文黑獺自平破秦隴多求非分脫有變非常事
資經略但表啓未全背戾進討事涉忽忽遂召
羣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
防黑獺不虞二則可威吳楚時魏帝將伐神武
神武部署將帥慮疑故有此詔神武乃表曰荆
州綰接蠻左密邇畿服關隴恃遠將有逆圖臣
今潛勒兵馬三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恒州刺
史庫狄干瀛州刺史郭瓊汾州刺史斛律金前
武衛大將軍彭樂擬兵四萬從其來違津渡遣

領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竇泰前瀛州刺史堯
雄并州刺史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荊州遣冀
州刺史尉景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濟州刺史蔡
儁前侍中封隆之擬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
征江左皆約勒所部伏聽處分魏帝知覺其變
乃出神武表命羣官議之欲止神武諸軍神武
乃集在并僚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以信誓
自明忠款曰臣為嬖佞所間陛下一旦賜疑令
猖狂之罪介朱時計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

下則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
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辛未帝
復錄在京文武議意以荅神武使舍人溫子昇
草勅子昇逡巡未敢作帝據胡牀拔劍作色子
昇乃為勅曰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
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向
彼致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綦儁具
申朕懷今得王啓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
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略不勞尺刃坐為天子所

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
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后土實
聞此言近慮宇文為亂賀拔勝應之故纂嚴欲
與王俱為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為
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為國立功念無
可責君若欲分討何以為辭東南不賓為日已
久先朝已來置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
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知佞人是誰可列其姓
名令朕知也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

者為主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勲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怪王騰既為禍始曾無愧懼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脫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匹

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為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為王殺幽辱壅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既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踈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既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歔歔初神武自京師將北以為洛陽久經喪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狹不如

鄴請遷都魏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為永永之基
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既功在社稷宜遵太
和舊事神武奉詔至是復謀焉遣兵千騎鎮建
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聽向洛諸
州和糴粟運入鄴城魏帝又勅神武曰王若厭
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
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令蔡雋受代使邸
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
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

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南
向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為社稷宗
廟出萬死之策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為山止簣
相為惜之魏帝時以任祥為兼尚書左僕射加
開府祥棄官走至河北據郡待神武魏帝乃敕
文武官北來者任去留下詔罪狀神武為北伐
經營神武亦勒馬宣告曰孤遇尔朱擅權舉大
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橫為斛斯椿讒
構以誠節為逆首昔趙鞅興晉陽之甲誅君側

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為前鋒曰若
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荅神武曰
本欲立小者正為此耳魏帝徵兵關右召賀拔
勝赴行在所遣大行臺長孫承業大都督潁川
王斌之斛斯椿共鎮武牢汝陽王暹鎮石濟行
臺長孫子彥帥前恒農太守元洪略鎮陝賈顯
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壽伐蔡雋神武使竇泰
與左箱大都督莫多婁貸文逆顯智韓賢逆暹
乙素軍降泰貸文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

約降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魏帝
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
降紹死之七月魏帝躬率大眾屯河橋神武至
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帝不報神武乃
引軍度河魏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南依賀拔勝
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斌
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徑還給帝云
神武兵至即日魏帝遜於長安己酉神武入洛
停於永寧寺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謂曰為臣奉

主臣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隨緩則耽寵
爭榮急便竄失臣節安在遂收開府儀同三司
叱列廷慶兼尚書左僕射辛雄兼吏部尚書崔
孝芬都官尚書劉厥兼度支尚書楊機散騎常
侍元士弼竝殺之誅其貳也士弼籍沒家口神
武以萬機不可曠廢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亶
為大司馬居尚書下舍而承制決事焉王稱警
蹕神武醜之神武尋至弘農遂西尅潼關執毛
洪賓進軍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降神武退舍

河東命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庾
狄溫守封陵於蒲津西岸築城守華州以薛紹
宗為刺史高昂行豫州事神武自發晉陽至此
凡四十啓魏帝皆不荅九月庚寅神武還至洛
陽乃遣僧道榮奉表關中又不荅乃集百寮沙
門耆老議所推立以為自孝昌衰亂國統中絕
神主靡依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為伯考永熙
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議立清
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無父

苟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為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為二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嶺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依議遷鄴護軍祖瑩贊焉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童謠曰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竊言雀子謂魏帝清河王鸚鵡謂神武也初孝昌中山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年號神

嘉居雲陽谷西土歲被其寇謂之胡荒

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眾內屬神武迎納之壬戌神武襲擊劉蠡升大破之己巳魏帝褒詔以神武為相國假黃鉞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神武固辭三月神武欲以女妻蠡升太子候其不設備辛酉潛師襲之其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送其眾復立其子南海王神武進擊之又獲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已下四百餘人胡魏五萬戶壬申神武朝

于荆四月神武請給遷人稟各有差九月甲寅
神武以州郡縣官多乖法請出使問人疾苦
三年正月甲子神武帥庫狄干等萬騎襲西魏
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為梯夜入其城
禽其刺史費也頭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
督張瓊以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西魏靈
州刺史曹泥與其婿涼州刺史劉豐遣使請內
屬周文圍泥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神武命阿
至羅發騎三萬徑度靈州繞出西軍後獲馬五

十匹西師乃退神武率騎迎泥豐生拔其遺戶
五千以歸復泥官爵魏帝詔加神武九錫固讓
乃止二月神武令阿至羅逼西魏秦州刺史建
忠王万俟普撥神武以眾應之六月甲午普撥
與其子太宰受洛干幽州刺史叱干寶樂右衛
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三百餘人擁部來降八
月丁亥神武請均斗尺班於天下九月辛亥汾
州胡王迢觸曹貳龍聚眾反署立百官年號平
都神武討平之十二月丁丑神武自晉陽西討

遣兼僕射行臺汝陽王暹司徒高昂等趣上洛
大都督竇泰入自潼關

四年正月癸丑竇泰軍敗自殺神武軍次蒲津
以水薄不得赴救乃班師高昂攻剋上洛二月
乙酉神武以并肆汾建晉東雍南汾秦陝九州
霜旱人飢流散請所在開倉賑給六月壬申神
武如天池獲瑞石隱起成文曰六王三川十一
月壬辰神武西討自蒲津濟衆二十萬周文軍
於沙苑神武以地阨少却西人鼓譟而進軍大

亂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跨索馳候船以歸

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神武固請解丞相魏帝許
之四月庚寅神武朝于鄴壬辰還晉陽請開酒
禁并振恤宿衛武官七月壬午行臺侯景司徒
高昂圍西魏將獨孤信於金墉西魏帝及周文
竝來赴救大都督庫狄干帥諸將前驅神武摠
衆繼進八月辛卯戰於河陰大破西魏軍俘獲
數萬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宗顯死之西師之
敗獨孤信先入關周文留其都督長孫子彥守

金墉遂燒營以遁神武遣兵追奔至嶠不及而還初神武知西師來侵自晉陽率眾馳赴至孟津未濟而軍有勝負既而神武渡河子彥亦棄城走神武遂毀金墉而還十一月庚午神武朝於京師十二月壬辰還晉陽

興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進神武為相國錄尚書事固讓乃止十一月乙丑神武以新宮成朝於鄴魏帝與神武讌射神武降階下稱賀又辭勃海王及都督中外諸軍事詔不許十二月戊

戊神武還晉陽

二年十二月阿至羅別部遣使請降神武帥眾迎之出武州塞不見大獵而還

三年五月神武巡北境使使與蠕蠕通和

四年五月辛巳神武朝于鄴請令百官每月面敷政事明揚仄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褒黜勤怠牧守有僣節級相坐椒掖之內進御以序後園鷹犬悉皆棄之六月甲辰神武還晉陽九月神武西征十月己亥圍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

於玉壁城欲以致敵西師不敢出十一月癸未
神武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師

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
西叛三月壬辰周文率眾援高慎圍河橋南城
戊申神武大敗之於芒山禽西魏督將以下四
百餘人俘斬六萬計是時軍士有盜殺驢者軍
令應死神武弗殺將至并州決之明日復戰奔
西軍告神武所在西師盡銳來攻眾潰神武失
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神武與蒼頭馮文洛扶

上俱走從者步騎六七人追騎至親信都督尉
興慶曰王去矣興慶腰邊百箭足殺百人神武
勉之曰事濟以爾為懷州若死則用爾子興慶
曰兒小願用兄許之興慶鬪矢盡而死西魏太
師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河州刺史劉洪徽
射中其二勝稍將中神武段孝先橫射勝馬殪
遂免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劉豐追奔狗地至恒
農而還七月神武貽周文書責以殺孝武之罪
八月辛未魏帝詔神武為相國錄尚書事大行

臺餘如故固辭乃止是月神武命於肆州北山
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土墜四十日罷十二月
巳卯神武朝於京師庚辰還晉陽

二年三月癸巳神武巡行翼定二州因朝京師
以冬春亢旱請蠲縣責振窮乏宥死罪以下又
請授老人板職各有差四月景辰神武還晉陽
十一月神武討山胡破平之俘獲一萬餘戶分
配諸州

三年正月甲午開府儀同三司介朱文暢開府

司馬任胄都督鄭仲禮中府主簿李世林前開
府參軍房子遠等謀賊神武因十五日夜打蕞
懷刃而入其黨薛季孝以告竝伏誅丁未神武
請於并州置晉陽宮以處配口三月乙未神武
朝鄴景午還晉陽十月丁卯神武上言幽安定
三州北接奚蠕蠕請於險要脩立城戍以防之
躬自臨履莫不嚴固乙未神武請釋芒山俘桎
梏配以人間寡婦

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

殿中將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
氣逆生氣為客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
神武不從自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蠃
陣鬪占者以為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
衣色人閒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蠃盡死九月神
武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韋
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之每
中其目用李業興孤虛術萃其北北天險也乃
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二十一道以攻之

城中無水汲於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
奪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為
一冢有星墜於神武營衆驢並鳴士皆驚懼神
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輿疾班師庚戌遣太原公
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至晉陽有惡鳥集於庭
樹世子使斛律光射殺之己卯神武以無功表
解都督中外諸軍事魏帝優詔許焉是時西魏
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乃勉坐見諸貴使斛律
金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侯景素輕世

子嘗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異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子為神武書召景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背微點乃來書至無點景不至又聞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謂世子曰我雖疾爾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對又問曰豈非憂侯景叛耶曰然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志顧我能養豈為汝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竝性適

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賀拔馬過兒樸實無罪過潘相樂今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驕宜寬借之彭相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少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略

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為我邪死亦何恨景午陳啓於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二祕不發喪六月壬午魏帝於東堂舉哀三

日制總衰詔凶禮依漢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
故事贈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
齊王璽紱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輕
車介士兼備九錫殊禮謚獻武王八月甲申葬
於鄴西北漳水之西魏帝臨送於紫陌天保初
追崇為獻武帝廟號太祖陵曰義平天統元年
改謚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神武性深密高岸終
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
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經馭軍

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昭察不
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勲舊性周給每有文教
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
於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于廝養有虛聲無實
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
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
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
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
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禽竝蒙恩置之第館教

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效力至南和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威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母曰婁太后生而岐嶷神武異之魏中興元年立為勃海王世子就杜詢講學敏悟過人詢甚歎服二年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尚孝靜帝妹馮謬長公主時年十二神情雋爽便若成人神武試

問以時事得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時人雖聞器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嚴明事無疑滯於是朝野振肅元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為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為賓客每山園游宴

必見招携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為娛適興
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尚書自
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在任羣官廉潔者寡文襄
乃奏吏部郎崔暹為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
縱捨於是風俗更始私枉路絕乃牘於街衢具
論經國政術仍開直言之路有論事上書苦言
切至者皆優容之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
不預班師文襄馳赴軍所侍衛還晉陽五年正
月景午神武崩祕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據河

南反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
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
等遣司空韓軌率眾討之四月壬申文襄朝于
鄴六月己巳韓軌等自潁州班師丁丑文襄還
晉陽乃發喪告喻文武陳神武遺志七月戊戌
魏帝詔以文襄為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
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勃海王文襄啓辭位願傳
王爵壬寅魏帝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
敦喻八月戊辰文襄啓申神武遺令請減國邑

分封將督各有差辛未朝于鄴固辭丞相魏帝
詔曰既朝野攸馮安危所繫不得令遂本懷須
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餘如故壬辰尚書祠部
郎中元瑾梁降人苟濟長秋卿劉思逸及淮南
王宣洪華山王大器濟北王徽等謀害文襄事
發伏誅九月己亥文襄請舊勳灼然未蒙齒錄
者悉求旌賞朝士名行有聞或以年耆疾滿告
謝者准其本秩授以州郡不得莅事聽蔭子孫
自天平元年以來遇事亡官者聽復本資豪貴

之家不得占護山澤其第宇車服婚姻送葬奢
僭無限者並令禁斷從太昌元年以來將帥有
殊功異效者其子弟年十歲以上請聽依第出
身其兵士從征身殞陣場者蠲其家租課若有
藏器避世者以禮招致隨才擢叙罷營構之官
在朝百司怠惰不勤有所曠廢者免所居官若
清幹克濟皎然可知者即宜超叙不拘常式辛
丑文襄還晉陽武定六年正月己未文襄朝于
鄴二月己卯梁遣使慰文襄并請通和文襄許

其和而不答書侯景之叛也南兗州刺史石長
宣頗相影響諸州刺史守令佐史多被誑誤景
破後悉被禽獲尚書咸處極刑文襄竝請減降
於是斬長宣其餘竝從寬宥三月戊申文襄請
朝臣及牧守令長各舉賢良及驍武膽略堪守
邊城者務在得才不拘職素其稱事六品散官
五品以上朝廷所悉不在舉限其稱事七品散
官六品以下并及州郡縣雜白身不限在官解
職竝任舉之隨才進擢辛亥文襄南臨黎陽濟

於武牢自洛陽從太行而反晉陽於路遺書朝
士以相戒厲於是朝野承風莫不震肅六月文
襄巡北邊城戍振賜各有差七月乙卯文襄朝
于鄴八月庚寅還晉陽使大行臺慕容紹宗與
太尉高岳大都督劉豐討王思政於潁川先是
文襄遣行臺尚書辛術率諸將略江淮之北至
是所獲凡二十三州七年四月甲辰魏帝進文
襄位相國封齊王綠綬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
劔履上殿食冀州之勃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

之河間五郡邑十五萬戶使持節都督中外諸
軍事錄尚書大行臺竝如故丁未文襄入朝固
讓魏帝不許五月戊寅文襄帥師自鄴赴潁川
六月景申克潁川禽西魏大將軍王思政以忠
於所事釋而待之七月文襄朝于鄴請魏帝立
皇太子復辭爵位殊禮未報八月辛卯遇盜而
崩初梁將蘭欽子京見虜文襄以配厨欽求贖
之不許京再訴文襄使監厨蒼頭薛豐洛杖之
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時文襄

將受魏禪與陳元康崔季舒屏左右謀于北城
東柏堂太史啓言宰輔星甚微變不一月時京
將進食文襄却之謂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又
曰急殺却京聞之寘刀於盤下冒言進食文襄
見之怒曰我未索食何遽來京揮刀曰將殺汝
文襄自投傷足入牀下賊黨至去牀因見弒時
年二十九祕不發喪明年正月辛酉魏帝舉哀
於太極東堂詔贈物八萬段凶事依漢大將軍
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

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紱輜輶車黃屋左纛後
部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備九錫禮謚曰文襄王
二月甲申葬於義平陵之北天保初追尊曰文
襄皇帝廟號世宗陵曰峻成文襄美姿容善言
笑談謔之際從容弘雅性聰警多籌策當朝作
相聽斷如流愛士好賢待之以禮有神武之風
焉然少壯氣猛嚴峻刑法高慎西叛侯景南翻
非直本懷狼戾兼亦有懼威略情欲奢淫動乖
制度嘗於宮西造宅牆院高廣聽事宏壯亞太
極殿神武入朝責之乃止

論曰昔魏氏失馭中原蕩析齊神武爰從晉部
大號翼方屢戰而翦凶徒一麾以清京洛尊主
匡國功濟天下既而魏武帝規避權逼曆數既
盡適所以速關河之分焉文襄嗣膺霸道威略
昭著內除姦逆外拓淮夷擯斥貪殘存情人物
而志在峻法急於御下於前王之德有所未同
蓋天意人心好生惡殺雖吉凶報應未皆影響
總而論之積善多慶然文襄之禍生所忽蓋有

由馬

甲寅孟冬朔夜一見

林字正

齊本紀中第七

北史七

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進神武第二子文襄之母弟也武明太后初孕帝每夜有赤光照室太后私怪之及產命之曰侯尼于鮮卑言有相子也以生於晉陽一名晉陽樂時神武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生始數月尚未能言欬然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不敢言及長黑色大頰允下鱗身重蹠瞻視審定不好戲弄深沈有大度晉陽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

測呼為阿禿師。太后見諸子焉。歷問祿位。至帝再三舉手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異之。神武嘗從諸子過鳳陽門。有龍在上。唯神武與帝見之。內雖明敏。貌若不足。文襄每嗤之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神武以帝貌陋。神彩不甚發揚。曾問以時事。帝略有所辨。儻語一事。必得事衷。又嘗令諸子各使理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神武以為然。又各配兵四出。而使彭樂率甲騎偽攻之。文襄等怖撓。帝勒眾

與彭樂相格。樂免。言情猶禽之。以獻。由是神武稱異之。謂長史薛琠曰。此兒意識過吾。琠亦私怪之。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默識過人。未嘗有所自明。景裕不能測也。天平二年。封太原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後從文襄行過遼陽山。獨見天門。開餘無人見者。武定五年。神武崩。猶祕凶事。眾情疑駭。帝雖內嬰巨痛。外若平常。人情頗安。魏帝授帝尚書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七年八月。文襄遇賊。帝在城東雙堂。事出倉卒。內

外震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斃斬羣賊而
漆其首祕不發喪徐言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
苦也當時內外莫不驚異乃諷魏朝立皇太子
因以大赦乃赴晉陽揔庶政帝內雖明察外若
不了老臣宿將皆輕帝於是帝推誠接下務從
寬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羣情始服八年正
月辛酉魏帝為文襄舉哀於東堂戊辰詔進帝
位使持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
臺齊郡王食邑一萬戶二月庚申又進封齊王

食冀州之勃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
郡邑十萬戶帝自居晉陽寢室每夜有光如晝
既為王夢人以筆點已額旦日以語館客王曇
首曰吾其退乎曇首拜賀曰王上加點為主當
進也五月辛亥帝如鄴光州獲九尾狐以獻甲
寅魏帝遣兼太尉彭城王韶司空潘相樂奉冊
進帝位相國總百揆以冀州之勃海長樂安德
武邑瀛州之河間高陽章武定州之中山常山
博陵十郡邑二十萬戶加九錫殊禮齊王如故

景辰魏帝遜位別宮。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傳奉冊禪位。致璽書於帝，并奉皇帝璽綬禪代之禮。一依唐虞漢魏故事。帝累表固辭，詔不許。於是尚書令高隆之率百僚勸進。天保元年夏五月戊午，皇帝即位於南郊，升壇柴燎告天。是日鄴下獲赤雀獻于郊，所事畢還宮。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百官進兩大階，六州緣邊職人三大階。自魏孝莊已後，百官絕祿。至是復給焉。己未，詔封魏帝為中山王，追尊皇祖文

穆王為文穆皇帝，皇祖妣為文穆皇后，皇考獻武王為獻武皇帝，皇兄文襄王為文襄皇帝。命有司議祖宗以聞。辛酉，尊王太后為皇太后。乙酉，降魏朝封爵各有差，其信都從義及宣力霸朝者，又西來人并武定六年以來南來投化者，不在降限。辛未，遣大使於四方觀察風俗，問人疾苦。甲戌，遷神主於太廟。六月辛巳，詔改封崇聖侯孔長為恭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祀。并下魯郡以時修葺廟宇，又詔吉凶車服制度各

為等差具立條式使儉而獲中分遣使人致祭於五岳四瀆其堯祠舜廟下及孔父老君等載於祀典者咸秩罔遺又詔冀州之勃海長樂二郡先帝始封之國義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齊郡霸朝所在王命是基君子有作貴不忘本齊郡勃海可並復一年長樂復二年太原復三年壬午詔故太傅孫騰故太保尉景故大司馬婁昭故司徒高敖曹故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故領軍万俟干故定州刺史段榮故御

史中尉劉貴故御史中尉竇泰故殷州刺史劉豐故濟州刺史蔡雋等竝左右先帝經贊皇基或不幸早歿或隕身王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并撫問妻子又詔封宗室太尉高岳為清河王太保高隆之為平原王開府儀同三司高歸彥為平秦王徐州刺史高思宗為上洛王營州刺史高長弼為廣武王兼武衛將軍高普為武興王兼武衛將軍高子瑗為平昌王兼北中郎將高顯國為襄樂王前太子庶子高睿為趙郡王

揚州縣開國公高孝緒為脩城王又詔封功臣
太師庾狄干為章武王大司馬斛律金為咸陽
王并州刺史賀拔仁為安定王殷州刺史韓軌
為安德王瀛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為扶風王司
徒公彭樂為陳留王司空公潘相樂為河東王
癸未詔封諸弟青州刺史浚為永安王尚書左
僕射淹為平陽王定州刺史洸為豈城王儀同
三司演為常山王興州刺史渙為上黨王儀同
三司清為襄城王儀同三司湛為長廣王潛為

任城王湜為高陽王濟為博陵王凝為新平王
潤為馮翊王洽為漢陽王丁亥詔立王子殷為
皇太子王后李氏為皇后庚寅詔以太師庾狄
干為太宰司徒彭樂為太尉司空潘相樂為司
徒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為司空己亥以皇
太子初入東宮赦畿內及并州死罪已下降餘
州死罪已下囚秋七月辛亥尊文襄妃元氏為
文襄皇后宮曰靜德又封文襄子孝琬為河間
王孝瑜為河南王乙卯以尚書令平原王封隆

之為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淹為尚書
令改御史中尉還為中丞詔魏御府所有珍奇
雜彩常所不給人者悉送內後園以供七日宴
賜八月詔郡國修立黌序廣延髦俊敦述儒風
其國子學生亦依舊銓補往者文襄皇帝所運
蔡邕石經五十二枚移置學館依次修立又詔
求直言正諫之士待以不次命牧人之官廣勸
農桑庚寅詔曰朕以虛薄嗣弘王業思所以贊
揚盛績播之萬古雖史官執筆有聞無墜猶恐

緒言遺美時或未書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
庶人爰至僧徒或親奉音旨或承傳旁說凡可
載之文籍悉條封上甲午詔曰魏世議定麟趾
格遂為通制官司施用猶未盡善羣官可更論
討新令未成之間仍以舊格從事九月癸丑以
領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麗王成為使持
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王公如故
丁卯詔以梁侍中使持節假黃鉞都督中外諸
軍事大將軍承制邵陵王蕭綸為梁王庚午辛

晉陽是日皇太子入居涼風堂監國冬十月己卯法駕御金輅入晉陽宮朝皇太后于內殿辛巳曲赦并州太原郡晉陽縣及相國府四獄囚乙酉以特進元勳為尚書左僕射并州刺史段韶為右僕射壬辰罷相國府留騎兵外兵曹各立一省別掌機密十一月周文帝帥師至陝城分騎北度至建州甲寅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景寅帝親戎出次城東周文帝見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班師十二月辛丑車駕至

自晉陽是歲高麗蠕蠕吐谷渾庫莫奚竝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丁未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辛亥祀圓丘以神武皇帝配癸亥親耕籍田乙丑享太廟二月壬辰太尉彭樂謀反伏誅三月景午襄城王淸薨己未詔梁承制湘東王繹為梁使持節假黃鉞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梁王庚申司空司馬子如坐事免是月梁交梁義新四州刺史各以地內附西魏文帝崩夏四月壬

辰梁王蕭繹遣使朝貢六月庚午以前司空司馬子如為太尉秋七月己卯改顯陽殿還為昭陽殿辛卯改殷州為趙州以避太子之諱是月侯景廢梁簡文帝立蕭棟為主九月壬申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為白戶癸巳行幸趙定二州因至晉陽冬十月戊申起宣光建始嘉福仁壽諸殿庚申蕭繹遣使朝貢丁卯文襄皇帝神主入于廟十一月侯景廢梁主棟僭即偽位於建鄴自稱曰漢十二月中山王殂是歲蠕

蠕室韋高麗竝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景申帝親討庫莫奚於代郡大破之以其口配山東為百姓二月蠕蠕主阿那瓌為突厥所破壞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侯刑登注子庫提竝擁眾來奔蠕蠕餘眾竝注次子鐵伐為主辛丑契丹遣使朝貢三月戊子詔清河王岳司徒潘相樂行臺辛術帥師南伐癸巳詔進梁王蕭繹為梁主夏四月壬申東南道行臺辛術於廣陵送傳國八璽甲申以

吏部尚書楊愔為尚書右僕射六月己亥清河
王岳等班師乙卯車駕幸晉陽冬十月乙未次
黃櫨嶺仍起長城北至社于戍四百餘里立三
十六戍十一月辛巳梁主蕭繹即位於江陵是
為元帝遣使來聘十二月壬子車駕還宮戊午
幸晉陽是歲西魏廢帝元年

四年春正月景子山胡圍離石戍帝親討之未
至而逃因巡三堆戍大狩而旋戊寅庫莫奚遣
使朝貢自魏末用永安錢又有數品皆輕濫已

丑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二月送蠕蠕鐵伐父
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為契丹所殺國人
復立登注為主仍為其大人阿富提等所殺國
人復立庫提為主夏四月車駕還宮戊午西南
有大聲如雷五月庚午校獵於林慮山戊子還
宮六月甲辰章武王庫狄干薨秋北巡冀定幽
安仍北討契丹冬十月丁酉車駕至平州遂西
道趣長塹甲辰帝步踰山嶺為士卒先指麾奮
擊大破契丹是行也帝露頭袒身晝夜不息行

千餘里唯食肉飲水氣色彌厲丁巳登碣石山
臨滄海十一月己未帝自平州還遂如晉陽閏
月壬寅梁人來聘十二月己未突厥復攻蠕蠕
蠕蠕舉國來奔癸亥帝北討突厥迎納蠕蠕乃
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為主置之馬
邑川追突厥於朔方突厥請降許之而還自是
貢獻相繼

五年春正月癸丑帝討山胡大破之男子十二
已上皆斬女子及幼弱以賞軍士遂平石樓石

樓絕險自魏代所不能至於是遠近山胡莫不
懾伏是後也有都督戰傷其什長路暉禮不能
救帝命劓其五藏使九人分食之肉及穢惡皆
盡自是始行威虐是月周文帝廢西魏帝而立
齊王廓是為恭帝三月蠕蠕菴羅辰叛帝親討
大破之辰父子北遁大保賀拔仁坐違緩拔其
髮免為庶人使負炭輸晉陽宮夏四月蠕蠕寇
肆州丁巳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時虜騎散走
大軍已還帝帥麾下二千餘騎為殿夜宿黃瓜

堆蠕蠕別部數萬騎扣鞍而進四面圍逼帝安
睡平明方起神色自若指畫軍形潰圍而出虜
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里獲菴羅辰妻子生口三
萬餘五月丁亥地豆干契丹竝遣使朝貢丁未
北討蠕蠕又大破之六月蠕蠕遠遁秋七月戊
子肅慎遣使朝貢壬辰降罪人庚戌至自北伐
八月庚午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為太保以安德
王軌為大司馬以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為大將
軍以司空尉粲為司徒以太子少師侯莫陳相

為司空以尚書令平陽王淹為錄尚書事以常
山王演為尚書令以上黨王渙為尚書右僕射
丁丑行幸晉陽辛巳錄尚書事平原王高隆之
薨封冀州刺史段韶為平原王是月詔常山王
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率眾於洛
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嚴城河南城四鎮九月
帝親自臨幸欲以致西師西師不出乃如晉陽
冬十月西魏攻陷江陵殺梁元帝梁將王僧辯
在建鄴推其晉安王蕭方智為太宰都督中外

諸軍事承制置百官十二月庚申車駕北巡至
達速嶺親覽山川險要將起長城是歲西魏恭
帝元年

六年春正月壬寅清河王岳度江剋夏首梁司
徒郢州刺史陸法和請降詔以梁貞陽侯蕭明
為梁主遣尚書右僕射上黨王渙送之江南二
月甲子以陸法和為使持節都督十州諸軍事
太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三月景戌上黨王
渙剋東關斬梁將裴之橫景申車駕至自晉陽

封文襄二子孝珩為廣寧王延宗為安德王戊
戌帝臨昭陽殿決獄是月發寡婦以配軍士築
長城夏五月蕭明入于建業六月甲子河東王
潘相樂薨壬申帝親討蠕蠕甲戌諸軍大會祁
連池乙亥出塞至庫狄谷百餘里無水泉六軍
渴乏俄而大雨秋七月己卯帝頓白道留輜重
親率輕騎五千追蠕蠕壬午及之懷朔鎮帝躬
犯矢石頻大破之遂至沃野壬辰還晉陽九月
己卯車駕至自晉陽冬十月梁將陳霸先襲殺

王僧辯廢蕭明復立蕭方智為主辛亥行幸晉陽十一月梁秦州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約等襲據石頭城竝以州內附壬辰大都督蕭軌帥衆至江遣都督柳達摩等渡江鎮石頭己亥太保清河王岳薨柳達摩為霸先攻逼以石頭降是歲高麗庫莫奚竝遣使朝貢詔發夫一百八十萬人築城自幽州北夏口西至恒州九百餘里

七年春正月辛丑封司空侯莫陳相為白水郡

王車駕至自晉陽於鄴城西馬射大集衆庶觀之二月辛未詔常山王演等於涼風堂讀尚書奏案論定得失帝親決之三月丁酉大都督蕭軌等帥衆濟江夏四月乙丑儀同三司婁叡討魯陽蠻大破之丁卯造金華殿五月漢陽王洽薨帝以肉為斷慈遂不復食六月乙卯蕭軌等與梁師戰於鍾山西遇霖雨失利軌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實東方老軍司裴英起竝沒士卒還者十二三乙丑梁湘州刺史王琳獻馴象秋七

月乙亥周文帝殂是月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配軍士有夫而濫奪者十二三十一月壬子併省州三郡一百五十三縣五百八十九鎮三戌二十六十二月庚子魏恭帝遜位於周是歲庫莫奚契丹遣使朝貢修廣三臺宮殿先是自西河揔秦戍築長城東至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六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

八年春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夏四月庚午詔禁

取蝦蟹蜆蛤之類唯許私家捕魚乙酉詔公私禁取鷹鷄以太師咸陽王斛律金為右丞相以前大將軍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為太傅以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為太保尚書令常山王演為司空以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尚書令以尚書右僕射楊愔為左僕射以并省尚書右僕射崔暹為左僕射以上黨王渙為錄尚書事是月帝在城東馬射敕京師士女悉赴觀不赴者罪以軍法七日乃止五月辛酉冀州人劉向於鄴謀

逆黨與皆伏誅秋八月己巳庫莫奚遣使朝貢
庚辰詔丘郊禘祫時祭皆市取少牢不得割割
有司監視必令豐備農社先蠶酒肉而已雩禱
風雨司人司祿靈星雜祀果餅酒脯唯當務盡
誠敬義同如在辛巳制權酷自夏至九月河北
六州河南十三州畿內八郡大蝗飛至鄴蔽日
聲如風雨甲辰詔今年遭蝗處免租冬十月乙
亥梁主蕭方智遜位於陳陳武帝遣使稱藩朝
貢是歲周閔帝元年周冢宰宇文護殺閔帝而

立明帝又改元焉初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
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
九年春二月丁亥降罪人己丑詔燎野限以仲
冬不得他時行火損昆蟲草木三月丁酉車駕
至自晉陽夏四月辛巳大赦是月北豫州刺史
司馬消難以城叛于周大旱帝以祈雨不降毀
西門豹祠掘其冢五月辛丑以尚書令長廣王
王湛為錄尚書事以驃騎大將軍平秦王歸彥
為右僕射甲辰以前左僕射楊愔為尚書令六

月乙丑帝自晉陽北巡已巳至祁連池戊寅還
晉陽是夏山東大蝗差人夫捕而坑之秋七月
辛丑給畿內老人劉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職
及杖帽各有差戊申詔趙燕瀛定南營五州及
司州廣平清河二郡去年蝨澇損田兼春夏少
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稅八月乙丑車駕至自
晉陽甲戌行幸晉陽先是發丁匠三十餘萬人
營三臺於鄴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
遊豫園至是三臺成改銅雀曰金鳳金武曰聖

應冰井曰崇光冬十一月甲午車駕至自晉陽
登三臺御乾象殿朝宴羣臣以新宮成丁酉大
赦内外文武官竝進一大階丁巳梁湘州刺史
王琳遣使請立蕭莊為梁主仍以江州內屬令
莊居之十二月癸酉詔以梁王蕭莊為梁主進
居九派戊寅以太傅可朱渾道元為太師以司
空尉粲為太尉以冀州刺史段韶為司空以錄
尚書事常山王演為大司馬以錄尚書事長廣
王湛為司徒起大莊嚴寺是歲殺永安王浚上

黨王渙

十年春正月戊戌以司空侯莫陳相為大將軍
辛丑太尉長樂郡公尉粲肆州刺史濮陽公婁
仲遠竝進爵為王甲寅行幸遼陽甘露寺二月
景戌帝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政奏聞
三月戊戌以侍中高德正為尚書右僕射景辰
車駕至自遼陽是月梁主蕭莊至郢州遣使朝
貢夏閏四月丁酉以司州牧彭城王浹為兼司
空以侍中高陽王湜為尚書左僕射乙巳以兼

司空彭城王浹為兼太尉攝司空事封皇子紹
庶為長樂王五月癸未誅始平公元世東平公
元景式等二十五家禁止特進元韶等十九家
尋竝誅之男子無少長皆斬所殺三千人竝投
渾水六月陳武帝殂秋八月戊戌封皇子紹義
為廣陽王以尚書右僕射河間王孝琬為左僕
射癸卯詔諸軍人或父祖改姓冒入元氏或
假託攜認妄稱姓元者不問世數遠近悉聽改
復本姓是月殺左僕射高德正九月己巳行幸

晉陽冬十月甲午帝暴崩於晉陽宮德陽堂時
年三十一遺詔凶事一從儉約喪月之斷限以
三十六日嗣子百寮內外遐邇奉制割情悉從
公除癸卯發喪歛於宣德殿十一月辛未梓宮
還鄴十二月乙酉殯於太極前殿乾明元年二
月景申葬於武寧陵謚曰文宣帝廟號顯祖帝
沈敏有遠略外若不遠內鑒甚明文襄年長英
秀神武特所愛重百僚承風莫不震懼而帝善
自晦迹言不出口恒自貶退言咸順從故深見

暫歸家人亦以為不及文襄嗣業帝以次長見
猜嫌帝后李氏色美每預宴會容貌遠過靖德
皇后文襄彌不平焉帝每為后私營服翫小佳
文襄即令逼取后恚有時未與帝笑曰此物猶
應可求兄須何容恠文襄或愧而不取便恭受
亦無飾讓每退朝還第輒閉閣靜坐雖對妻子
能竟日不言或袒跣奔躍后問其故對曰為介
漫戲此蓋習勞而不肯言也所寢至夜曾有光
巨細可察后驚告帝帝曰慎勿妄言自此唯與

后寢侍御皆令出外文襄崩祕不發喪其後漸
露魏帝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此殂似是天意威
權當歸王室矣及帝將赴晉陽親入辭謁於昭
陽殿從者千人居前持劍者十餘輩帝在殿下
數十步立而衛士升階已二百許人皆攘袂扣
刃若對嚴敵帝令主者傳奏須詣晉陽言訖再
拜而出魏帝失色目送帝曰此人似不能見容
吾不知死在何日及至并州慰諭將士措辭款
實衆皆欣然曰誰謂左僕射翻不減令公令公

即指文襄也時訛言上黨出聖人帝聞之將徙
一郡而郡人張思進上言殿下生於南宮坊名
上黨即是上黨出聖人帝悅而止先是童謠曰
一東藁兩頭然河邊殺癩飛上天藁然兩頭於
文為高河邊殺癩為水邊羊指帝名也於是徐
之才盛陳宜受禪帝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
終北面吾又何敢當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須
早升九五如其不作人將生心且讖云羊飲盟
津角柱天盟津水也羊飲水王名也角柱天大

位也。又陽平郡界回星驛旁有大水土人常見羣羊數百立臥其中，就視不見，事與讖合。願王勿疑，帝以問高德。正德正又贊成之，於是始決。乃使李密卜之，遇大橫，曰大吉。漢文帝之封也。帝乃鑄象以卜之，一寫而成，使段韶問斛律金於肆州。金來朝，深言不可以鎧。曹宗景業首陳符命，請殺之，乃議於太后前。太后謂諸貴曰：我兒寧直必自無此意。直高德正樂禍教之耳。帝意決，乃整兵而東。使高德正之鄴，諷諭公卿莫

有應者。司馬子如逆帝於遼陽，固言未可。杜弼亦抱馬諫，帝欲還。尚食丞李集曰：此行事非小，而言還，帝偽言使向東門殺之，而別令賜絹十疋。四月夜，禾生於魏，帝銅研且長數寸，有穗。五月，帝復東赴鄴，令左右曰：異言者斬。是月光州獻九尾狐，帝至鄴城南，召入并齋，板策旦高隆之進謁，曰：用此何為？帝作色曰：我自作事，若欲族滅耶隆，之謝而退。於是乃作圓丘，備法物，草禪讓事。及登極之後，神明轉茂，外柔內剛，果於斷。

割人莫能窺。又特明吏事，留心政術，簡靖寬和，坦於任使。故楊愔等得盡於匡贊，朝政粲然，兼以法馭下，不避權貴。或有違犯，不容勳戚，內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決懷抱，規謀宏遠。有人君大略。又以三方鼎峙，繕甲練兵，左右宿衛，置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唯恐前敵不多。屢犯艱危，常致克捷。嘗追及蠕蠕，令都督高阿那肱率騎數千，塞其走道。時虜軍猶盛五萬餘人，肱以兵少，請益。帝更減其半。

騎那肱奮擊，遂大破之。虜主踰越巖谷，僅以身免。都督高元海王師羅，並無武藝，先稱怯弱。一旦交鋒，有踰驍壯，嘗於東山游宴，以關隴未平，投孟震怒，召魏收於前，立為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行，是歲周文帝殂，西人震恐，常為度隴之計。既征伐四剋，威振戎夏。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情耽酒，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晝，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拔刃張弓，游行市肆，勳戚

之第朝夕臨幸時乘鹿車白象駱駝牛驢竝不
施鞍勒或盛暑炎赫日中暴身隆冬酷寒去衣
馳走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街坐巷宿處處游
行多使劉桃枝崔季舒負之而行或擔胡鼓而
拍之親戚貴臣左右近習侍從錯雜無復差等
徵集淫媼悉去衣裳分付從官朝夕臨視或聚
棘為馬紐草為索逼遣乘騎牽引來去流血灑
地以為娛樂凡諸殺害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
或投之於河沈酗既久彌以狂惑每至將醉輒

拔劍挂手或張弓傅矢或執持牟梨游行市廛
問婦人曰天子何如荅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
帝乃殺之或馳騁衢路散擲錢物恣人拾取爭
競誼譁方以為喜太后嘗在北宮坐一小榻帝
時已醉手自舉牀后便墜落頗有傷損醒悟之
後大懷慙恨遂令多聚柴火將入其中太后驚
懼親自持挽又設地席令平秦王高歸彥執杖
口自責疏脫背就罰敕歸彥杖不出血當即斬
汝太后涕泣前自抱之帝流涕苦請不肯受於

太后太后聽許方捨背杖笞腳五十莫不至到
衣冠拜謝悲不自勝因此戒酒一旬還復如初
自是耽酒轉劇遂幸李唐家以鳴鏑射后母崔
正中其頰因罵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老婢何
事馬鞭亂打一百有餘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
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
登脊疾走都無怖畏時復雅憚折旋中節傍人
見者莫不寒心又召死囚以席為翅從臺飛下
免其罪戮果敢不慮者盡皆獲全疑怯猶豫者

或致損跌沈酗既久轉虧本性怒大司農穆子
容使之脫衣而伏親射之不中以楸貫其下竅
入腸雖以楊愔為宰輔使進廁籌以其體肥呼
為楊大肚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以刀子斨其
腹崔季舒託俳言曰老小公子惡戲因掣刀子
而去之又置愔於棺中載以轎車樂下釘者數
四曾至彭城王洸宅謂其母介朱曰憶汝辱我
母婿時向何由可耐手自刃殺又至故僕射崔
暹第謂暹妻李曰頗憶暹不李曰結髮義深實

懷追憶帝曰若憶時自往看也親自斬之棄頭
牆外嘗在晉陽以稍戲刺都督尉士耀應手而
死在三臺太光殿上鋸殺都督穆高又幸開府
暴顯家有都督韓哲無罪忽衆中召斬之數段
魏樂安王元昂后之姊壻其妻有色帝數幸之
欲納為昭儀召昂令伏以鳴鏑射一百餘下疑
血垂將一石竟至於死後帝自往弔哭於喪次
逼擁其妻仍令從官脫衣助祿兼錢綵號為信
物一日所得將踰巨萬后啼不食乞讓位於姊

太后又為言帝意乃釋所幸薛嬪甚被寵愛忽
意其經與高岳私通無故斬首藏之於懷於東
山宴勸酬始合忽探出頭投於梓上支解其屍
弄其髀為琵琶一座驚怖無不喪膽帝方收取
對之流淚云佳人難再得甚可惜也載屍以出
被髮步哭而隨之至有閭巷庸猥人無識知者
忽令召斬鄴下繫徒罪至大辟簡取隨駕號為
供御囚手自刃殺持以為戲凡所屠害動多支
解或投之烈火或棄之漳流兼以外築長城內

營臺殿賞費過度天下騷然內外憺憺各懷怨
毒而素嚴斷臨下加之默識強記百寮戰慄莫
敢為非曾有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有甚於桀
紂帝冷縛置流中沈沒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
何如桀紂集曰回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
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
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
又被引入見似有所諫帝令將出要斬其或斬
或赦莫能測焉初帝登阼改年為天保士有深

識者曰天保之字為一大人只十帝其不過十
乎又先是謠云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帝以
午年生故曰馬子三臺石季龍舊居故曰石室
三千六百日十年也又帝曾問太山道士曰吾
得幾年為天子答曰得三十年道士出後帝謂
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也吾甚畏之
過此無慮人生有死何得致惜但憐正道尚幼
人將奪之耳帝及期而崩濟南竟不終位時以
為知命曾幸晉陽夜宿杠門嶺嶺有數株栢樹

皆將千年枝葉嫩茂似有神物所託時帝已被
酒向嶺噴罵射中一株未幾立枯而死又出言
屢中時人故謂之神靈雖為猖獗不專云昏暴
末年遂不能進食唯數飲酒麴蘖成災因而致
斃先是霍州發楚夷王女冢尸如生焉得珠襪
玉匣帝珍之還以斂焉如祖珽以險薄多過帝
數罪之每謂為老賊及武成時珽被任遇乃謂
武成曰文宣甚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
祖若宣帝為祖陛下萬歲後將何以稱武成溺
於珽說天統初有詔改謚景烈廟號威宗武平
初趙彥深執政又奏復帝本謚廟號顯祖云
廢帝殷字正道小名道人文宣帝之長子也母
曰李皇后天保元年立為皇太子時年六歲性
敏慧初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時侍者未
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傍亦為跡豈非自反邪
嘗宴北宮獨令河間王勿入左右問其故太子
曰世宗遇賊處河間王復何宜在此文宣每言
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立太原王初

詔國子博士李寶鼎傳之寶鼎卒復召國子博士邢峙侍講太子雖富於春秋而溫裕開朗有人君之度貫綜經業省覽時政甚有美名七年冬文宣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親身臨聽太子手筆措問在坐莫不歎服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嬖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

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疋後文宣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鞭撞太子三下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時復昏擾十一年十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即帝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汎級亡官失爵聽復資品庚戌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詔九州軍人七十以上授以板職武官年六十

已上及癘病不堪驅使者並皆放免土木營造
 金銅鐵諸雜作工一切停罷十一月乙卯以右
 丞相咸陽王斛律金為左丞相以錄尚書事常
 山王演為太傅以司徒長廣王湛為太尉以司
 空段韶為司徒以平陽王淹為司空高陽王湜
 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為司州牧侍中燕
 子獻為右僕射戊午分命使者巡省四方求政
 得失省察風俗問人疾苦十二月戊戌改封上
 黨王紹仁為漁陽王廣陽王紹義為范陽王長

樂王紹廣為隴西王是歲周武成元年

乾明元年春正月癸丑朔改元己未詔寬徭賦
 癸亥高陽王湜薨是月車駕至自晉陽己亥以
 太傅常山王演為太師錄尚書事以太尉長廣
 王湛為大司馬并省錄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
 平秦王歸彥為司空趙郡王叡為尚書左僕射
 詔諸元良口配沒宮內及賜人者並放免甲辰
 帝幸芳林園親錄囚徒死罪已下降免各有差
 乙巳太師常山王演矯詔誅尚書令楊愔尚書

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侍中
宋欽道散騎常侍鄭子默戊申以常山王演為
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大司馬長
廣王湛為太傅京畿大都督以司徒段韶為大
將軍以前司空平陽王淹為太尉以司空平秦
王歸彥為司徒彭城王浹為尚書令又以高麗
王世子湯為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
麗王是月王琳為陳所敗蕭莊自拔至和州三
月甲寅詔軍國事皆申晉陽大丞相常山王

規筭壬申封文襄第二子孝珩為廣寧王第三
子長恭為蘭陵王五月癸亥詔河南定冀趙
瀛滄南膠光南青九州往因蝨水頗傷時稼遣
使分塗贍恤是月周明帝崩五月壬子以開府
儀同三司劉洪徽為尚書右僕射秋八月壬午
太皇太后令廢帝為濟南王全食一郡以大丞
相常山王演入纂大統是日王居別宮皇建二
年九月殂於晉陽時年十七帝聰慧夙成寬厚
仁智天保間雅有令名及承大位楊愔燕子獻

宋欽道等同輔以常山王地親望重內外畏服
加以文宣初崩之日太后本欲立之故愔等竝
懷猜忌常山王憂悵乃白太后誅其黨時平秦
王歸彥亦預謀焉皇建二年秋天文告變歸彥
慮有後害仍白孝昭以王當咎乃遣歸彥馳駟
至晉陽害之王薨後孝昭不豫見文宣為崇孝
昭深惡之厭勝術備設而無益也薨二旬而孝
昭崩大寧二年葬於武寧之西北謚閔悼王初
文宣命邢邵制帝名殷字正道從而尤之殷家
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邵懼請改焉
文宣不許曰天也因謂昭帝曰奪時但奪慎勿
殺也

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
帝之母弟也幼而英峙早有大成之量武明皇
太后早所愛重魏元象元年封常山郡公及文
襄執政遣中書侍郎李同軌就霸府為諸弟師
帝所覽文籍源其指歸而不好辭彩每歎云雖
盟津之師左駟震而不劔以為能遂篤志讀漢

其至李陵傳怕壯其所為焉聰敏過人所與游處一知其家諱終身未嘗誤犯同軌病卒又命開府長流參軍刁柔代之性嚴褊不適誘訓之冝中被遣出帝送出閤慘然歛容淚數行下左右莫不歔歔其敬業重舊如此天保初進爵為王五年除并省尚書令帝善斷割長思理省內畏服七年從文宣還鄴文宣以尚書奏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失然後敷奏帝長於政術割斷咸盡其理文宣歎重之八年轉司空

錄尚書事九年除大司馬仍錄尚書事時文宣溺於游宴帝憂憤表於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縱樂帝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大悲抵盃於地曰汝似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盃盡皆壞棄後益沈湎或入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貴賤唯常山王至內外肅然帝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為不可帝不從因閒極言遂逢大怒順成后本魏朝宗室文宣欲帝離之陰為帝廣求淑

媛望移其寵帝雖承旨有納而情義彌重帝性頗嚴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箠楚令史姦慝便即考竟文宣乃立帝於前以刀環擬脅召被立罰者臨以白刃求帝之短咸無所陳方見解釋自是不許筮箠郎中後賜帝魏時宮人醒而忘之謂帝擅取遂令刀環亂築因此致困皇太后日夜啼泣文宣不知所為先是禁友王晞乃捨之令侍帝帝月餘漸瘳不敢復諫及文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即位乃即朝班除太傅

錄尚書事朝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自是詔敕多不關帝客或言於帝曰鷲鳥捨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乾明元年從廢帝赴鄴居于領軍府時楊愔燕于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以帝威望既重內懼權逼請以帝為太師司州牧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大司馬錄并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帝既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長廣王期獵謀之於野三月甲戌帝初上省旦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

御車幔帝甚惡之。及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等於坐。帝戎服與平原王段韶、平秦王高歸彥、領軍劉洪徽入自雲龍門於中書省前，遇散騎常侍鄭子默，又執之同斬於御府之內。帝至東閣門，都督成休寧抽刃呵帝，帝令高歸彥喻之。休寧厲聲大呼不從歸彥。既為領軍，素為兵士所服，悉皆弛仗。休寧方歎息而罷，帝入至昭陽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竝出臨御坐。帝奏愔等罪，求伏專擅之辜。時庭中及兩廊下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入被文宣重遇，撫刃思效。廢帝吃訥兼倉卒不知所言。太皇太后又為皇太后誓言，帝無異志。唯云逼而已。高歸彥救勞衛士戒嚴，永樂乃內刀而泣。帝乃令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入守門閣，斬娥永樂於園。詔以帝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相府佐史進位一等。帝尋如晉陽，有詔軍

國大政咸諮決焉帝既當大位知無不為擇其
令典考綜名實廢帝恭己以聽政太皇太后尋
下令廢少主命帝統大業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即位於晉陽宣德殿
大赦改乾明元年為皇建詔奉太皇太后還稱
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官曰昭信乙酉詔
自大祖創業已來諸有佐命功臣子孫絕滅國
統不傳者有司搜訪近親以名聞當量為主後
諸郡國老人各授板職賜黃帽鳩杖又詔謇正

之士竝聽進見陳事軍人戰亡死王事者以時
申聞當加榮贈督將朝士名望素高位歷通顯
天保以來未蒙追贈者亦皆錄奏又以廷尉中
丞執法所在繩違案罪不得僞文弄法其官奴
婢年六十已上免為庶人戊子以太傅長廣王
湛為右丞相以太尉平陽王淹為太傅以尚書
令彭城王浹為大司馬壬辰詔分遣大使巡省
四方觀察風俗問人疾苦考求得失搜訪賢良
甲午詔曰昔武王尅殷先封往代兩漢魏晉無

北史卷之七
三十一
廢茲典及元氏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大業思
弘古典但二王三恪舊說不同可議定是非列
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又詔國子寺可
備立官屬依舊置生講習經典歲時考試其文
襄帝所運石經宜即施列於學館外州大學亦
仰典司勤加督課景申詔九州勲人有重封者
聽分授子弟以廣骨肉之恩九月壬申詔議定
三祖樂冬十一月辛亥立妃元氏為皇后世子
百年為皇太子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癸丑

有司奏太祖獻武皇帝廟宜奏武德之樂舞昭
烈之舞太宗文襄皇帝廟宜奏文德之樂舞宣
政之舞高祖文宣皇帝廟宜奏文正之樂舞光
大之舞詔曰可庚申詔以故太師尉景故太師
竇泰故太師太原王婁昭故太宰章武王庫狄
干故太尉段榮故太師万俟普故司徒蔡雋故
太師高乾故司徒莫多婁貸文故太保劉貴故
太保封祖裔故廣州刺史王懷十二人配饗太
祖廟庭故太師清河王岳故太宰安德王韓軌

故太宰扶風王可朱渾道元故太師高昂故大
司馬劉豐故太師万俟受洛干故太尉慕容紹
宗十一人配饗世宗廟庭故太尉河東王潘相
樂故司空薛修義故太傅破六韓常三人配饗
高祖廟庭是月帝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城虜
奔遁分兵致討大獲牛馬括摠入晉陽宮十二
月景午車駕至晉陽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圓丘壬子禘於太廟癸丑
詔降罪人各有差二月丁丑詔內外執事之官

從五品已上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
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二年
之內各舉一人冬十月景子以尚書令彭城王
浹為太保長樂王尉粲為太尉已酉野雉栖于
前殿之庭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
無逮今嗣子冲眇未閑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
德右丞相長廣王湛研機測化體道居宗人雄
之望海內瞻仰同胞共氣家國所憑可遣尚書
左僕射趙郡王叡喻旨徵王統茲大寶其喪紀

之禮一同漢文三十六日悉從公除山陵施用
務從儉約先是帝不豫而無闕聽覽是日崩於
晉陽宮時年二十七太寧元年閏十二月癸卯
梓宮還鄴上謚曰孝昭皇帝庚午葬於文靜陵
帝聰敏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
嘗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自居臺省留心
政術閑明簿領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居彌所克
勵輕徭薄賦勤恤人隱內無私寵外收人物雖
后父位亦特進無別日昃臨朝務知人之善惡

每訪問左右輒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在外議
論得失澤率尔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
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
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
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嬖疎漏澤因被
寵遇其樂聞過也如此趙郡王叡與庫狄顯安
侍坐帝曰須拔我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今序
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
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

趙人常以為非而今行之非妄言邪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來久將整之以至無為耳又問王晞晞荅如顯安皆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宮帝行不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餘步鷄鳴而去辰時方還來去徒行不乘輿輦太后所苦小增便即寢伏閤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嘗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手心血流

出袖友愛諸無君臣之隔雄勇有謀于時國富兵強將雪神武遺恨意在頓駕平陽為進取之策遠圖不遂惜哉初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輿駕在晉陽武成鎮鄴望氣者云鄴城有天子氣帝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鴆毒濟南不從乃扼而殺之後頗愧悔初苦內熱頻進渴散時有尚書令史姓趙於鄴見文宣從楊愔燕子獻等西行言相與復讎帝在晉陽宮與毛夫人亦見焉遂漸危篤備禳厭之事或者煮油四灑或持炬燒

逐諸厲方出殿梁山騎棟上歌呼自若了無懼容時有天狗下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兔驚馬帝墜而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對太后怒曰殺去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終之際唯扶服牀枕叩頭求哀遣使詔追長廣王入纂大統又手書云宜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已遷鄴之後雖主祭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從自朝及野群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朞月遂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乂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饗國不永實由斯疾濟南繼業大革其弊風教粲然搢紳稱幸股肱輔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贊弘道德和睦親懿又不能遠慮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自取其災臣既誅夷君尋廢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尔孝昭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吏之間無所不委文宣

崩後大革前弊及臨尊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胤且敦學校之風徵召才賢文武畢集于時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猜不無危殆乃睠關右寔懷兼并之志經謀宏曠諒近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豈幽顯之塗別有復報將齊之基宇止在於斯帝欲大之天不許也

甲寅孟冬三日一見

林守士

齊本紀中第七

北史七

齊本紀下第八

北史八

世祖武成皇帝諱湛神武皇帝第九子孝昭皇帝之母弟也儀表瓌傑神武尤所鍾愛神武方招懷荒遠乃為帝甥蠕蠕太子菴羅辰女號隣和公主帝時年八歲冠服端嚴神情閑遠華戎歎異元象中封長廣郡公天保初進爵為王拜尚書令尋兼司徒遷太尉乾明初楊愔等密相疎忌以帝為大司馬領并州刺史帝既與孝昭謀誅諸執政遷太傅錄尚書事領京畿大都督

皇建初進位右丞相孝昭幸晉陽帝以懿親居
守鄴政事咸見委託二年孝昭崩遺詔徵帝入
統大位及晉陽宮發喪於崇德殿皇太后令所
司宣遺詔左丞相斛律金率百僚敦勸三奏乃
許之

大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即位於南宮太
赦改皇建二年為大寧乙卯以司徒平秦王歸
彥為太傅以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為尚書令
以太尉尉粲為太保以尚書令段韶為大司馬

以豐州刺史婁叡為司空以太傅平陽王淹為
太宰以太保彭城王湊為太師錄尚書事以興
州刺史博陵王濟為太尉以中書監任城王湣
為尚書左僕射以并州刺史斛律光為右僕射
封孝昭皇帝太子百年為樂陵郡王庚申詔大
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惡問人疾苦擢進賢良是
歲周武帝保定元年

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辛巳祀
南郊壬午享太廟景戌立妃胡氏為皇后子緯

為皇太子戊子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汎級諸為
父後者賜爵一級己亥以前定州刺史馮翊王
潤為尚書左僕射詔普斷屠殺以順春令二月
丁未以太宰平陽王淹為青州刺史太傅領司
徒以領軍大將軍宗師平秦王歸彥為太宰冀
州刺史乙卯以兼尚書令任城王湝為司徒詔
散騎常侍崔瞻聘于陳夏四月辛丑皇太后婁
氏崩乙巳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濟清以
河濟清改大寧二年為河清降罪人各有差五

月甲申祔葬武明皇后於義平陵己丑以尚書
右僕射斛律光為尚書令秋七月太宰冀州刺
史平秦王歸彥據州反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
叡討禽之乙未斬歸彥并其三子及黨與二十
人於都市丁酉以大司馬段韶為太傅以司空
婁叡為司徒以太傅平陽王淹為太宰以尚書
令斛律光為司空以太子太傅趙郡王叡為尚
書令中書監河間王孝琬為尚書左僕射癸亥
行幸晉陽陳人來聘冬十一月丁丑詔兼散騎

常侍封孝琰使於陳十二月景辰車駕至自晉陽是歲殺太原王紹德

二年春正月乙亥帝詔臨朝堂策試秀孝以太子少傅魏收為兼尚書右僕射己卯兼右僕射魏收以阿縱除名丁丑以武明皇后配祭北郊辛卯帝臨都亭錄見囚降在京罪人各有差三月己丑詔司空斛律光督五營軍士築戍於軹關壬申室韋國遣使朝貢景戌以兼尚書右僕射趙彥深為左僕射夏四月并汾晉東雍南汾

五州蟲旱傷稼遣使振恤戊午陳人來聘五月壬午詔以城南雙堂之苑迴造大摠持寺六月乙己齊州上言濟河水口見八龍升天乙卯詔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使于陳庚申司州牧河南王孝瑜薨秋八月辛丑詔以三臺宮為大興聖寺冬十二月癸己陳人來聘己酉周將楊忠帥突厥阿史那木可汗等一十餘萬人自恒州分為三道殺掠吏人是時大雨雪連月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霜晝下雨血於太原戊午帝至晉

陽巳未周軍逼并州又遣大將達奚武帥衆數萬至東雍及晉州與突厥相應是歲室韋庫莫奚靺鞨契丹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庚申朔周軍至城下而陳戰於城西周軍及突厥大敗人畜死者相枕數百里不絕詔平原王段韶追出塞而還三月辛酉以律令班下大赦己巳盜殺太師彭城王浹庚辰以司空斛律光為司徒以侍中武興王普為尚書左僕射甲申以尚書令馮翊王潤為司空夏四

月辛卯詔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使于陳五月甲子帝至自晉陽壬午以尚書令趙郡王叡為錄尚書事以前司徒婁叡為太尉甲申以太傅段韶為太師丁亥以太尉任城王湝為大將軍壬辰行幸晉陽六月庚子大雨晝夜不息至甲辰乃止是月晉陽訛言有鬼兵百姓競擊銅鐵以捍之殺樂陵王百年歸宇文媼于周秋九月乙丑封皇子綽為南陽王儼為東平王是月歸閻媼于周陳人來聘突厥寇幽州入長城虜掠而

還閏月乙未詔遣十二使巡行水滂州免其租
調乙巳突厥寇幽州周軍三道並出使其將尉
迴寇洛陽楊標入軹關權景宣趣懸瓠冬十一
月甲午迴等圍洛陽戊戌詔兼散騎常侍劉逖
使於陳甲辰太尉婁叡大破周軍於軹關禽楊
標十二月乙卯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城降周將
權景宣丁巳帝自晉陽南討己未太宰平陽王
淹薨壬戌太師段韶大破尉迴等解洛陽圍丁
卯帝至洛陽免洛州經周軍處一年租賦赦州

城內死罪已下囚己巳以太師段韶為太宰以
司徒斛律光為太尉并州刺史蘭陵王長恭為
尚書令壬申帝至武牢經滑臺次於黎陽所經
減降罪人景子車駕至自洛陽是歲高麗靺鞨
新羅並遣使朝貢山東大水飢死者不可勝計
詔發振給事竟不行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大將軍任城王潛為大司
馬辛未幸晉陽二月甲寅詔以新羅國王金真
興為使持節東夷校尉樂浪郡公新羅王壬申

以年穀不登禁酤酒已卯詔減百官食粟各有
差三月戊子詔給西交梁滄趙州司州之東郡
陽平清河武都冀州之長樂勃海遭水澇之處
貧下戶粟各有差家別斗升而已又多不付是
月彗星見有物隕於殿庭如赤漆鼓帶小鈴殿
上石自起兩兩相對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
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絕白長出
於脣帝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
之夏四月戊午大將軍東安王婁叡坐事免乙

亥陳人來聘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當有易王
景子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持節奉皇帝璽綬
傳位於皇太子大赦改元為天統元年百官進
級降罪各有差又詔皇太子妃斛律氏為皇后
於是羣公上尊號為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
奏聞始將傳政使內參乘子尚乘驛送詔書於
鄴子尚出晉陽城見人騎隨後忽失之尚未至
鄴而其言已布矣天統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
皇帝崩於鄴宮乾壽堂時年三十二謚曰武成

皇帝廟號世祖五年二月甲申葬於永平陵
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胡
皇后夢於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
七年五月五日生帝於并州邸帝少美容儀武
成特所愛寵拜世子及武成入纂大業大業二
年正月景戌立為皇太子河清四年武成禪位
於帝

天統元年夏四月景子皇帝即位於晉陽宮大
赦改河清四年為天統丁丑以太保賀拔仁為
太師太尉侯莫陳相為太保司空馮翊王潤為
司徒錄尚書事趙郡王叡為司空尚書左僕射
河間王孝琬為尚書令戊寅以瀛州刺史尉粲
為太尉斛律光為大將軍東安王婁叡為太尉
尚書右僕射趙彥深為左僕射六月壬戌彗星
出文昌東北其大如手後稍長乃至文餘百日
乃滅己巳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使
於陳秋七月乙未太上皇帝詔增置都水使者
一人冬十一月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己丑

太上皇帝詔改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皇帝廟
號高祖獻明皇后為武明皇后其文宣謚號委
有司議定十二月庚戌太上皇帝狩於北郊壬
子狩於南郊乙卯狩於西郊壬戌太上皇帝幸
晉陽丁卯帝至自晉陽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
宣皇帝為威宗景烈皇帝是歲高麗契丹靺鞨
並遣使朝貢河南大疫

二年春正月辛卯祀圓丘癸巳祫祭於太廟詔
降罪人各有差景申以吏部尚書尉瑾為尚書
右僕射庚子行幸晉陽二月庚戌太上皇帝至
自晉陽壬子陳人來聘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
以三臺施興聖寺以旱故降禁囚夏四月陳文
帝殂五月乙酉以兼尚書左僕射武興王普為
尚書令己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為東平王仁弘
為齊安王仁固為北平王仁英為高平王仁光
為淮南王六月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韋道
儒聘於陳秋八月太上皇帝幸晉陽冬十月乙
卯以太保侯莫陳相為太傅大司馬任城王潛

為太保太尉婁叡為大司馬徙馮翊王濶為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韓祖念為司徒十一月大雨雪盜竊太廟御服十二月乙丑陳人來聘是歲殺河間王孝琬突厥靺鞨國並遣使朝貢於周為天和元年

三年春正月壬辰太上皇帝至自晉陽乙未大雪平地二尺戊戌太上皇帝詔京官執事散官三品已上舉三人五品已上各舉二人稱事七品已上及殿中侍御史尚書都檢校御史主書

及門下錄事各舉一人鄴宮九龍殿災延燒西廊二月壬寅朔帝加元服大赦九州職人各進四級內外百官普進二級夏四月癸丑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使於陳五月甲午太上皇帝詔以領軍大將軍東平王儼為尚書令乙未大風晝晦發屋拔樹六月己未太上皇帝詔封皇子仁機為西河王仁約為樂浪王仁儉為潁川王仁雅為安樂王仁統為丹陽王仁讓為東海王閏六月辛巳左丞相斛律金薨壬午

太上皇帝詔尚書令東平王儼錄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趙彥深為尚書令并省尚書右僕射婁定遠為尚書左僕射中書監徐之才為右僕射秋八月辛未太上皇帝詔以太保任城王潛為太師太尉馮翊王潤為大司馬太宰段韶為左丞相太師賀拔仁為右丞相太傅侯莫陳相為太宰大司馬婁叡為太傅大將軍斛律光為太保司徒韓祖念為大將軍司空趙郡王叡為太尉尚書令東平王儼為司徒九月己酉太上

皇帝詔諸寺署所給雜保戶姓高者天保之初雖有優放權假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雜戶任屬郡縣一准平人丁巳太上皇帝幸晉陽是秋山東大水人飢僵尸滿道冬十月突厥大莫婁室韋百濟靺鞨等國各遣使朝貢十一月景午以晉陽大明殿成故大赦文武百官進二級免并州居城太原一郡來年租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十二月己巳太上皇帝詔以故左丞相趙郡王琛配饗神武廟庭

四年春正月壬子詔以故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十人並配饗神武廟廷癸亥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使於陳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司徒東平王儼為大將軍南陽王綽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廣寧王孝珩為尚書令夏四月辛未鄴宮昭陽殿災及宣光瑤華等殿辛巳太上皇帝幸晉陽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為左僕射中書監和士開為右僕射壬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自正月不雨至於五月

六月甲子朔大雨甲申大風拔木折樹是月彗星見于東井秋九月景申周人來通和太上皇帝詔侍中斛斯文略報聘于周冬十月辛巳以尚書令廣寧王孝珩為錄尚書事左僕射胡長仁為尚書令右僕射和士開為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為右僕射十一月壬辰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李翥使于陳是月陳安成王瑱廢其主伯宗而自立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景子大赦九州職人普加一級內外百官並加兩級戊

寅上太上皇后尊號為皇太后甲申詔細作之
務及所在百工悉罷之又詔掖廷晉陽中山宮
人等及鄴下并州太官官口二處其年六十已
上及有癰患者仰所司簡放庚寅詔天保七年
已來諸家緣坐配流者所在令還是歲契丹靺
鞨國並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辛亥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
施大興聖寺是月殺定州刺史博陵王濟二月
乙丑詔應官刑者普免刑為官口又詔禁網捕

鷹鷄及畜養籠放之物癸酉大莫婁國遣使朝
貢己丑改東平王儼為琅邪王詔侍中叱列長
又使于周是月殺太尉趙郡王叡三月丁酉以
司空徐顯秀為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為司
空是月行幸晉陽夏四月甲子詔以并州尚書
省為大基聖寺晉祠為太宗皇寺乙丑車駕至
自晉陽秋七月己丑詔降罪人各有差戊申詔
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處境內偏旱者優免租
調冬十月壬戌詔禁造酒十一月辛丑詔以太

保斛律光為太傅大司馬馮翊王潤為太保大將軍琅邪王儼為大司馬十二月庚午以開府儀同三司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庚辰以中書監魏收為尚書右僕射

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太師并州刺史東安王婁叡薨戊申詔兼散騎常侍裴獻之聘于陳二月癸亥以百濟王餘昌為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王如故己巳以太傅咸陽王斛律光為右丞相并州刺史右丞相安定

王賀拔仁為錄尚書事冀州刺史任城王潛為太師景子降死罪已下囚閏月戊戌錄尚書事安定王賀拔仁薨三月辛酉以開府儀同三司徐之才為尚書左僕射夏六月乙酉以廣寧王孝珩為司空甲辰以皇子恒生故大赦內外百官普進二級九州職人普進四級己酉詔以開府儀同三司唐邕為尚書右僕射秋七月癸丑封孝昭皇帝子彥基為城陽王彥康為定陵王彥忠為梁郡王甲寅以尚書令蘭陵王長恭為

錄尚書事中領軍和士開為尚書令癸亥靺鞨
遣使朝貢癸酉以華山王凝為太傅八月辛卯
行幸晉陽九月乙巳立皇子恒為皇太子冬十
月辛巳以司空廣寧王孝珩為司徒以上洛王
思宗為司空封蕭莊為梁王戊子曲降并州死
罪已下囚己丑復改威宗景烈皇帝謚號為顯
祖文宣皇帝十二月丁亥車駕至自晉陽詔左
丞相斛律光出晉州道修城戍
二年春正月丁巳詔兼散騎常侍劉瓛使於

陳戊寅以百濟王餘昌為使持節都督東青州
刺史二月壬寅以錄尚書事蘭陵王長恭為太
尉并省錄尚書事趙彥深為司空尚書令和士
開為錄尚書事左僕射徐之才為尚書令右僕
射唐邕為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為右僕射
夏四月壬午以大司馬琅邪王儼為太保甲午
陳遣使連和謀伐周朝議弗許六月段韶攻周
汾州剋之獲刺史楊敷秋七月庚午太保琅邪
王儼矯詔殺錄尚書事和士開於南臺即日誅

領軍大將軍庾伏連侍書御史王子宣等尚
書右僕射馮子琮賜死殿中八月己亥行幸晉
陽九月辛亥以太師任城王湝為太宰馮翊王
潤為太師己未左丞相平原王段韶薨戊午曲
降并州界內死罪已下各有差庚午殺太保琅
邪王儼壬申陳人來聘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
軍府己亥車駕至自晉陽十一月庚戌詔侍中
赫連子悅使於周景寅以徐州行臺廣寧王孝
珩為錄尚書事庚午以錄尚書事廣寧王孝珩
為司徒癸酉以右丞相斛律光為左丞相

三年春正月己巳祀南郊辛亥追贈故琅邪王
儼為楚帝二月己卯以衛菩薩為太尉辛巳以
并省吏部尚書高元海為尚書右僕射庚寅以
左僕射唐邕為尚書令侍中祖珽為左僕射是
月敕撰玄洲苑御覽後改名聖壽堂御覽三月
辛酉詔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是月周誅
冢宰宇文護夏四月周人來聘秋七月戊辰誅
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臺荆山

公豐樂八月庚寅廢皇后斛律氏為庶人以太
宰任城王潛為右丞相太師馮翊王潤為太尉
蘭陵王長恭為大司馬廣寧王孝珩為大將軍
安德王延宗為司徒使領軍封輔相聘于周戊
子拜右昭儀胡氏為皇后己丑以司州牧北平
王仁堅為尚書令特進許季良為左僕射彭城
王寶德為右僕射癸巳行幸晉陽是月聖壽堂
御覽成敕付史閣後改為修文殿御覽九月陳
人來聘冬十月降死罪己下囚甲午拜弘德夫

人穆氏為左皇后大赦十二月辛丑廢皇后胡
氏為庶人是歲新羅百濟勿吉突厥並遣使朝
貢於周為建德元年
四年春正月戊寅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為
錄尚書事庚辰詔兼散騎常侍崔象使於陳是
月鄴都并州並有狐媚多截人髮二月乙巳拜
左皇后穆氏為皇后景午置文林館乙卯以尚
書令北平王仁堅為錄尚書事丁巳行幸晉陽
是月周人來聘三月辛未盜入信州殺刺史和

士休南交州刺史鮮于世榮討之庚辰車駕至
晉陽夏四月戊午以大司馬蘭陵王長恭為太
保大將軍定州刺史南陽王綽為大司馬大司
馬太尉衛菩薩為大將軍司徒安德王延宗為
太尉司空武興王普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宜
陽王趙彥深為司空癸丑祈皇祠壇壝之內
忽有車軌之轍案驗傍無人跡不知車所從來
乙卯詔以為大慶班告天下己未周人來聘五
月景子詔史官更撰魏書癸巳以領軍穆提婆

為尚書左僕射以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為右僕
射是月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等與
陳將吳明徹戰於呂梁南大敗破胡走以免洪
略戰歿遂陷秦涇二州明徹進陷和合二州是
月殺太保蘭陵王長恭六月明徹進軍圍壽陽
壬子幸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以錄尚書事
高阿那肱為司徒景辰詔開府王師羅使於周
秋七月校獵于鄴東冬十月陳將吳明徹陷壽
陽辛丑殺侍中崔季舒張彫唐散騎常侍劉逖

封孝琰黃門侍郎裴澤郭遵癸卯行幸晉陽十
二月戊寅以司徒高阿那肱為右丞相是歲高
麗靺鞨並遣使朝貢突厥使求婚

五年春正月乙丑置左右娥英各一人二月乙
未車駕至自晉陽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反幸
丑行幸晉陽尚書令唐邕等大破思好投火死
焚其尸并其妻李氏丁未車駕至自晉陽甲寅
以尚書令唐邕為錄尚書事夏五月大旱晉陽
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帝聞之使刻木為

其形以獻庚申大赦丁亥陳人寇淮北秋八月
癸卯行幸晉陽甲辰以高勣為尚書右僕射是
歲殺南陽王綽

六年春三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丁丑烹祆賊
鄭子饒於都市是月周人來聘夏四月庚子以
中書監陽休之為尚書右僕射癸卯靺鞨遣使
朝貢秋七月甲戌行幸晉陽八月丁酉翼定趙
幽滄瀛六州大水是月周師入洛川屯芒山攻
通洛城縱火船焚浮橋河橋絕閏月乙丑遣右

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禦之師次河陽周師夜遁庚辰以司空趙彥深為司徒斛律阿列羅為司空辛巳以軍國資用不足稅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輕重各有差開酒禁

七年春正月壬辰詔去秋巳來水潦人飢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諸富戶濟其性命甲寅大赦乙卯車駕至自晉陽二月辛酉括雜戶女年二十巳下十四巳上未嫁悉集省隱匿者家長處死刑二月景寅風從西北起發屋拔樹五日

乃止夏六月戊申朔日有蝕之庚申司徒趙彥深薨秋七月丁丑大雨霖是月以水滂遣使巡撫流亡人戶八月丁卯行幸晉陽雉集於御座獲之有司不敢以聞詔營邺鄆宮冬十月景辰帝大狩於祁連池周師攻晉州癸亥帝還晉陽甲子出兵大集晉祠庚午帝發晉陽癸酉帝列陣而行上雞栖原與周齊王憲相對至夜不戰周師斂陣而退十一月周武帝退還長安留偏帥守晉州高阿那肱等圍晉州城戊寅帝至圍

所十二月戊申周武帝來救晉州庚戌戰于城南齊軍大敗帝棄軍先還癸丑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大赦帝謂朝臣曰周師甚盛若何羣臣咸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賦安朝野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存社稷帝意猶預欲向北朔州乃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等守晉陽若晉陽不守即欲奔突厥羣臣皆曰不可帝不從其言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封輔相慕容鍾葵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

周師乙卯詔募兵遣安德王延宗為左廣廣寧王孝珩為右廣延宗入見帝帝告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帝密遣王康德與中人齊紹等送皇太后皇太子於北朔州景辰帝幸城南軍營勞將士其夜欲遁諸將不從丁巳大赦改武平七年為隆化元年其日穆提婆降周詔除安德王延宗為相國委以備禦延宗流涕受命帝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走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賾郎叩馬諫乃迴之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

餘騎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續至得數十人
同行戊午延宗從衆議即皇帝位於晉陽改隆
化為德昌元年庚申帝入鄴辛酉延宗與周師
戰於晉陽大敗為周師所虜帝遣募人重加官
賞雖有此言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奏請出
宮人及珍寶班賜將士帝不悅斛律孝卿居中
受委帶甲以處分請帝親勞為帝撰辭且曰宜
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
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羣哈將士莫不解體

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大司馬三司大將軍
三公等官並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甲
子皇太后從北道至引文武一品已上入朱華
門賜酒食及紙筆問以禦周之方略羣臣各異
議帝莫知所從又引高元海宋士素盧思道李
德林等欲議禪位皇太子先是望氣者言當有
革易於是依天統故事授位幼主

幼主名恒帝之長子也母曰穆皇后武平元年
六月生於鄴其年十月立為皇太子隆化二年

春正月乙亥即皇帝位時年八歲改元為承光
元年大赦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帝為太上皇
帝后為太上皇后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
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太上皇帝往河
外募兵更為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
太皇太后太上皇自鄴先趣濟州周師漸逼癸
未幼主又自鄴東走己丑周師至紫陌橋癸巳
燒城西門太上皇將百餘騎東走乙亥渡河入
濟州其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令侍

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孝卿乃以
之歸周又為任城王詔尊太上皇為無上皇幼
主為守國天王留太皇太后濟州遣高阿那肱
留守太上皇并皇后携幼主走青州韓長鸞鄧
顯等數十人從太上皇既至青州即為入陳之
計而高阿那肱召周軍約生致齊主而屢使人
告言賊軍在遠已令人燒斷橋路太上所以停
緩周軍奄至青州太上窘急將遜於陳置金囊
於鞶後與長鸞淑妃等十數騎至青州南鄧村

為周將尉遲綱所獲送鄴周武帝與抗賓主禮
并太后幼主諸王俱送長安封帝溫國公至建
德七年誣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及延宗等
數十人無少長咸賜死神武子孫所存者一二
而已至大象末陽休之陳德信等啓大丞相隋
公請收葬聽之葬於長安北原洪瀆川帝幼而
令善及長頗學綴文置文林館引諸文士焉而
言語澁訥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
未嘗交語性慙不堪人視者即有忿責其奏事

者雖三公令錄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旨驚走而
出每災異寇盜水旱亦不自貶損唯諸處設齋
以此為修德雅信巫覡解禱無方初琅邪王舉
兵人告者誤云庫狄伏連反帝曰此必仁威也
又斛律光死後諸武官舉高思好堪大將軍帝
曰思好喜反皆如所言遂自以策無遺筭乃益
驕縱盛為無愁之曲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
和之者以百數八閒謂之無愁天子常出見羣
厲盡殺之或殺人剥面皮而視之任陸令萱和

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宰制天下陳
德信鄧長顥何洪珍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
非次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
以備載諸官奴婢閹人商人胡戶雜戶歌舞人
見鬼人濫得富貴者將以萬數庶姓封王者百
數不復可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三
十連判文書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諸
貴寵祖禰追贈官歲一進位極乃止宮掖婢皆
封郡君宮女寶衣玉食者五百餘人一裙直萬

疋鏡臺直千金競為變巧朝衣夕弊承武成之
奢麗以為帝王當然乃更增益宮苑造偃武修
文臺其嬪嬙諸院中起鏡殿寶殿瑤瑁殿丹青
彫刻妙極當時又於晉陽起十二院壯麗逾於
鄴下所愛不恒數毀而又復夜則以火照作寒
則以湯為泥百工困窮無時休息鑿晉陽西山
為大佛像一夜燃油萬盆光照宮內又為胡昭
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為穆皇后大寶林寺窮極
工巧運石填泉勞費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紀

御馬則藉以羶羶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
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狗則飼以梁肉馬及
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遙
郡君陵霄郡君高思好書所謂馱龍逍遙者也
犬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鬪雞亦號開府犬馬雞
鷹多食縣幹鷹之入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至
數日乃死又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
為乞食兒又為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寫築西鄙
諸城黑衣為羌兵鼓譟陵之親率內參臨拒或

實彎弓射人自晉陽東巡單馬馳騫衣解髮散
而歸又好不急之務會一夜索蠋及旦得三升
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徵夕辦當勢
者因之貸一而責十焉賦斂日重徭役日煩人
力既殫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幸賣官或得郡兩
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多降中
者故有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於是州縣職
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為貪縱人不聊生爰自鄴
都及諸州郡所在徵稅百端俱起凡此諸役皆

漸於武成至帝而增廣焉然未嘗有帷薄淫穢
唯此事頗優於武成云初河清末武成夢大蝟
攻破鄴城故索境內蝟膏以絕之識者以後主
名聲與蝟相協亡齊徵也又婦人皆翦剔以著
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
西始自宮內為之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剪
落危側當走西也又為刀子者刃皆狹細名曰
盡勢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
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然
則亂亡之數蓋有兆云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筵弘長文武之官俱盡
謀力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惟
薄之間淫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
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政猶已出迹有虛飾事
非憲典聰明臨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
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殞非所
謂知命任天體大道之義也後主以中庸之姿
懷易染之性永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襁褓至

于傳位隔以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履異乎春
誦夏弦過廷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官
姝媪屬之以麗色淫聲縱鞞繼之娛恣朋淫之
好語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武平在御彌見淪
昏罕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凶族內
侍帷幄外吐絲綸威厲風霜志廻天日虐人害
物搏噬無厭賣獄鬻官谿壑難滿重以名將貽
禍忠臣顯戮始見浸溺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
武因機遂混區夏悲夫蓋桀紂罪人其亡也忽
焉自然之理矣

鄭文貞公魏徵總而論之曰神武以雄傑之姿
始基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略伐叛柔遠于時喪
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摧宇文如反掌渦
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枯故能氣懾西隣威加南
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資膺樂
推之會地居當壁遂遷魏鼎懷譎詭非常之才
運屈竒不測之智網羅俊乂明察臨下文武名
臣盡其力用親戎出塞命將臨江定單于於龍

城納長君於梁國外內充實疆場無警胡騎息
其南侵秦人不敢東顧既而荒淫敗德罔念作
狂為善未能亡身餘殃足以傳後得以壽終幸
也胤嗣不永宜哉孝昭地逼身危逆取順守外
敷文教內蘊雄圖將以牢籠區域奄有函夏享
齡不永績用無成若或天假之年足使秦吳肝
食武成即位雅道陵遲昭襄之風摧焉已墜暨
乎後主外內崩離眾潰於平陽身禽于青土天
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抑可揚摧觀夫有

齊全盛控帶遐阻西包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
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彼
分其四料甲兵之眾寡校帑藏之虛實折衝千
里之將帷幄六音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級
以寄言然其太行長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晉
之險不移也帑藏輸稅之富未虧也士庶甲兵
之眾不缺也然而前王用之而有餘後王守之
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時也沐雨櫛風拯
其溺而救其焚信必賞過必罰安而利之既與

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人從
欲損物益已雕墻峻宇甘酒嗜音壓肆遍於賓
園禽色荒於外內俾畫作夜罔水行舟所欲必
成所求必得既不軌不物又暗於聽受忠信弗
聞萋斐必入視人如草芥從惡如順流佞闖處
當軸之權婢媼擅回天之力賣官鬻獄亂政淫
刑剗削被於忠良祿位加於犬馬讒邪並進法
令多聞持瓢者非止百人搖樹者不唯一手於
是土崩瓦解衆叛親離顧瞻周道咸有西歸之

志方更盛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黔首之可誣指
白日以自保驅倒戈之旅抗前歌之師五世崇
基一舉而滅豈非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
易為力歟抑又聞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天時
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自河清之後逮于
武平之末土木之功不息嬪嬙之選無已征稅
盡人力殫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
所謂火既熾矣更負薪以足之數既窮矣又為
惡以促之欲求大夏不燔延期過曆不亦難乎

由此言之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臣惟天道也

甲寅孟冬三日一見

林學士

皇天無厭其德皇天無厭其德皇天無厭其德
基一舉而滅豈非辭金石昔黷為也蘇林曰
白日以自利颺國文之於林前焉之相正世崇
志大更為其官贖罪其罪體無首之何臨計

周本紀上第九

北史九

周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郡武
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炎帝為黃帝所滅子孫
遁居朔野其後有葛烏兔者雄武多筭略鮮卑
奉以為主遂摠十二部落世為大人及其裔孫
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普回以
為天授已獨異之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
宇文并以為氏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
遼西是曰獻侯為魏舅甥之國自莫那九世至

萬曆二十年刊

上史文已卷九

侯歸豆為慕容晁所滅其子陵仕燕拜駙馬都尉封玄菟公及慕容寶敗歸魏拜都牧主賜爵安定侯天興初魏遷豪傑於代都陵隨例徙居武川即為其郡縣人焉陵生系系生韜韜生皇考肱並以武略稱肱任俠有氣幹正光末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作亂其偽署王衛可瓌最盛肱乃糾合鄉里斬瓌其眾乃散後陷鮮于修禮為定州軍所破戰沒於陣武成初追謚曰德皇帝帝德皇帝之少子也母曰王氏初孕五月夜

夢抱子升天纔不至而止寤以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帝生而有黑氣如蓋下覆其身及長身長八尺方額廣額美鬚髯髮長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若龍盤之形面色紫光人望而敬畏之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輕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為務隨德皇帝在鮮于修禮軍及葛榮殺修禮帝時年十八榮下任將帥察其無成謀與諸兄去之計未行會榮滅因隨爾朱榮遷晉陽榮忌帝兄弟雄

傑遂託以他罪誅帝第三兄洛生帝以家寃自理辭旨慷慨榮感而免之益加敬待始以統軍從榮征討後以別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於洛陽孝莊反正以功封寧都子後從岳入關平万俟醜奴行原州事時關隴寇亂帝撫以恩信百姓皆喜曰早遇宇文使君吾等豈從逆亂帝嘗從數騎於野忽聞簫鼓之音以問從者皆莫之聞意獨異之普泰二年尔朱天光東拒齊神武留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東

下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計無所出帝謂岳曰今天光尚近悅未必貳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為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進失尔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若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即令帝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襲長安帝輕騎為前鋒追至華陰禽顯壽及岳為關西大行臺以帝為左丞領岳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委决焉齊神武既除尔朱氏遂專朝政帝請往觀之至并州神武

以帝非常人曰此小兒眼目異將留之帝詭陳忠款具託左右苦求復命倍道而行行一日而神武乃悔發上驛千里追帝至關不及而反帝還謂岳曰高歡豈人臣耶逆謀未發者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本實庸材亦不為歡忌但為之備圖之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解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及靈州刺史曹泥並恃僻遠常懷異望河西流人紇豆陵伊利等戶口富實未奉朝風今若移軍近隴扼

其要害示之以威懷之以德即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氏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復遣帝詣闕請事密陳其狀魏帝納之加帝武衛將軍還令報岳岳遂引軍西次平涼岳以夏州臨接寇賊欲求良刺史以鎮之衆皆舉帝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沉吟累日乃從衆議表帝為夏州刺史帝至州伊利望風款附而曹泥猶通使於齊神武魏永熙三年正月賀拔岳欲討曹泥遣

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帝謀帝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為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是宜先圖也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二月至河曲果為悅所害衆散還平涼唯大都督趙貴率部曲收岳屍還營三軍未知所屬諸將以都督寇洛年最長推揔兵事洛素無雄略威令不行乃請避位於是趙貴言於衆稱帝英姿雄畧若告喪必來赴難因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比日稱善乃使赫連達馳至夏州告帝士吏咸泣請留以觀其變帝曰

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不俟終日者機也今不早赴將恐衆心自離都督彌姐元進規應悅密圖帝事發斬之帝乃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時齊神武遣長史侯景招引岳衆帝至安定遇之於傳舍吐哺上馬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為也景失色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者也景於此還帝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齊神武又使景與常侍張華原義寧太守王基勞帝帝不受命與基有舊

將留之并欲留景並不屈乃遣之時斛斯椿在
帝所曰景人傑也何故放之帝亦悔驛追之不
及基亦逃歸言帝雄傑請及其未定滅之神武
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
及沙苑之敗神武乃始追悔于時魏帝將圖神
武聞岳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勞岳軍追
還洛陽毗到平涼會諸將已推帝侯莫陳悅亦
被敕追還悅既附神武不肯應召帝曰悅枉害
忠良復不應詔命此國之大賊乃令諸軍戒嚴

將討悅及毗還帝表於魏帝辭以高歡至河東
侯莫陳悅在永樂首尾受敵乞少停緩帝志在
討悅而未測朝旨且衆未集假為此辭因與元
毗及諸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初賀拔岳營河
曲軍吏獨行忽見一翁謂曰賀拔雖據此衆終
無所成當有一宇文家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
訖不見至是方驗魏帝因詔帝為大都督即統
賀拔岳軍帝乃與悅書責以殺賀拔岳罪又喻
令歸朝悅乃詐為詔書與秦州刺史万俟普撥

北史卷九十九
令為已援普撥疑之封以呈帝帝表奏之魏帝
因問帝安秦隴計帝請召悅授以內官及處以
瓜涼一藩不然則終致猜虞三月帝進軍至原
州衆軍悉集諭以討悅意士卒莫不懷憤四月
引兵上隴留兄子遵為都督鎮原州帝軍令嚴
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軍出木狹關大雪平地
二尺帝知悅怯而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
悅果疑其左右有異志左右不自安衆遂離貳
聞大軍且至退保略陽留一萬餘人據守永洛

帝至圍之城降帝即輕騎數百趣略陽以臨悅
軍其部將皆勸悅退保上邽時南秦州刺史李
弼亦在悅軍間遣使請為內應其夜悅出軍軍
自驚潰將卒或來降帝縱兵奮擊大破之悅與
其子弟及麾下數十騎遁走帝乃命原州都督
遵追悅至牽屯山斬之傳首洛陽帝至上邽悅
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毫釐無所取左右
竊以一銀甕歸帝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衆大
悅齊神武聞關隴尅捷遣使於帝深相倚結帝

拒而不納封神武書以聞時神武已有異志故魏帝深杖於帝仍令帝稍引軍而東帝乃令大都督梁禦率步騎五千將鎮河渭合口為圍河東計魏帝進帝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使持節如故時魏帝方圖齊神武又遣徵兵帝乃令前秦州刺史駱超為大都督率輕騎一千赴洛魏帝進授帝兼尚書左僕射關西大行臺餘官如故帝乃傳檄方鎮曰蓋聞陰陽遞用盛衰相襲苟

當百六無聞三五皇家創歷陶鑄蒼生保安四海仁育萬物運距孝昌屯珍屢起隴冀騷動燕河狼顧雖靈命重啓蕩定有期而乘釁之徒因翼生羽賊臣高歡器識庸下出自輿阜罕聞禮義直以一介鷹犬効力戎行醜冒恩私遂階榮寵不能竭誠盡節專挾姦回乃勸尔朱榮行茲篡逆及榮以專政伏誅世隆以凶黨外叛歡苦相敦勉令取京師又勸吐万兒復為弑虐誓立建明以令天下假推普泰欲竊威權並歸廢序

俱見酷害。於是稱兵河北，假討尔朱，亟通表奏。云取讒賊，既行廢黜，遂將篡弒，以人望未改，恐鼎鑊交及，乃求宗室權允，人心天方與魏，必將有主，翊戴聖明，誠非歡力，而歡阻兵安忍，自以為功，廣布腹心，跨州連郡，端揆禁闈，莫非親黨，皆行貪虐，竊竊生靈，而舊將名臣，正人直士，橫生瘡痍，動挂網羅，故武衛將軍伊琳、清直武毅、禁旅攸屬、直閭將軍鮮于康、仁忠亮驍傑、爪牙斯在，歡收而戮之，曾無聞奏。司空高乾是其黨

與每相影響，謀危社稷，但姦志未從，恐先泄漏，乃密白朝廷，使殺高乾，方哭對其弟，稱天子橫戮孫騰，任祥歡之心，旆並使入居樞近，伺國間隙，知歡逆謀，將發相繼歸逃，歡益加撫待，亦無陳白，然歡入洛之始，本有姦謀，令親人蔡雋作牧河濟，厚相思贍，為東道主人，故關西大都督清水公賀拔岳，勲德隆重，興亡攸寄，歡好亂樂禍，深相忌毒，乃與侯莫陳悅陰圖陷害，幕府以受律專征，便即討戮，歡知逆狀已露，稍懷旅拒。

遂遣蔡雋拒代令竇泰佐之又遣侯景等云向
白馬輔世珍等徑趣石濟高隆之及婁昭等屯
據壺關韓軌之徒擁眾蒲坂於是上書天子數
論得失訾毀乘輿威侮朝廷藉此微庸冀茲大
寶谿壑可盈禍心不測或言徑赴荆楚開疆於
外或言分詣伊洛取彼讒人或言欲來入關與
幕府決戰今聖明御運天下清夷百寮師師四
隩來暨人盡忠良誰為君側而歡威福自己生
是亂階緝構南箕指鹿為馬包藏凶逆伺我神

器是而可忍孰不可容幕府折衝宇宙親當受
朕銳師百萬穀騎千羣裹糧坐甲唯敵是俟義
之所在糜軀匪恡頻有詔書頒告天下稱歡逆
亂徵兵致伐今便分命將帥應機進討或趣其
要害或襲其窟穴電繞虵擊霧合星羅而歡違
負天地毒被人鬼乘此掃蕩易同俯拾歡若度
河稍逼宮廟則分命諸將直取并州幕府躬自
東轅電赴伊洛若固其巢穴未敢發動亦命羣
帥百道俱前轅裂賊臣以謝天下其州鎮郡縣

率土黎人或州鄉冠冕或勳庸世濟並宜捨逆
歸順立効軍門封賞之科已有別格凡百君子
可不勉哉帝謂諸軍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
餘今聲言欲西其意在入洛吾欲令寇洛率馬
步萬餘自涇州東引王羆率甲士一萬先據華
州歡若西來王羆足得抗拒如其入洛寇洛即
襲汾晉吾便速駕直赴京邑使其進有內顧之
憂退有被躡之勢一舉大定此為上策眾咸稱
善七月帝帥眾發自高平前軍至於弘農而齊

神武稍逼京師魏帝親搃六軍屯河橋令左衛
元斌之領軍斛斯椿鎮武牢帝謂左右曰高歡
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
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緣津據
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為難一處得度大事去矣
即以大都督趙貴為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
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會斌之
與斛斯椿爭權鎮防不守魏帝遂輕騎入關帝
備儀衛奉迎謁見於東驛免冠流涕謝罪乃奉

魏帝都長安披草萊立朝廷軍國之政咸取決於帝仍加授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進封略陽郡公別置二尚書隨機處分解尚書僕射餘如故初魏帝在洛陽許以馮翊長公主配帝未及結納而魏帝西遷至是詔帝尚之拜駙馬都尉八月齊神武襲陷潼關侵華陰帝率諸軍屯霸上以待之神武留其將薛瑾守關而退帝乃進軍斬瑾虜其卒七千還長安進位丞相十一月遣儀同李諱與李弼趙貴等討曹泥於靈州諱引河灌之明年泥降遷其豪帥于咸陽十二月魏孝武帝崩帝與羣公定冊尊立魏南陽王寶炬為嗣是為文帝

大統元年正月己酉魏帝進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改封安定郡王帝因讓王及錄尚書魏帝許之乃改封安定郡公東魏將司馬子如寇潼關帝軍霸上子如乃回軍自蒲津寇華州刺史王羆擊走之三月帝命有司為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

二年五月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率所部入東魏帝輕騎追之至河北千餘里不及而還三年正月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度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昂圍洛州帝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倚吾三面又造橋示欲必度是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且歡起兵以來秦每先驅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尅尅秦則歡不戰而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若差跌悔何及也帝曰歡前再襲潼關

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謂吾但自守耳又狃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尅賊雖造橋未能徑度比五日中吾取秦必矣庚戌帝還長安聲言欲向隴右辛亥謁魏帝而潛軍至小關竇泰卒聞軍至陳未成帝擊之盡俘其衆斬秦傳首長安高昂聞之焚輜重而走齊神武亦撤橋而退帝乃還六月帝請罷行臺魏帝復申前命授帝錄尚書事固讓乃止八月丁丑帝率李弼獨孤信梁禦趙貴于謹若干惠怡峰劉

亮王真侯莫陳崇李遠達奚武等十二將東伐
至潼關帝乃誓於師曰與爾有衆奉天威誅暴
亂惟爾衆士整爾甲兵戒爾戎事無貪財以輕
敵無暴人以作威用命則有賞不用命則有戮
爾衆士其勉之乃遣于謹先徇地至盤豆拔之
獲東魏將高叔禮送于長安戊子至弘農攻之
城潰禽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虜其戰士八千
守將高千走度河命賀拔勝追禽之並送長安
於是宜陽郡郡皆歸附先是河南豪傑應東魏

者皆降齊神武懼率衆下蒲坂將自后土濟遣
其將高昂以三萬人出河南是歲關中飢帝館
穀於弘農五十餘日時軍士不滿萬人聞神武
將度乃還神武遂度河逼華州刺史王羆嚴守
乃涉洛軍於許原西帝至渭南徵諸州兵未會
將擊之諸將以衆寡不敵請且待歡更西以觀
之帝曰歡若至咸陽人情轉騷擾今及其新至
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
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十月壬辰至沙苑

距齊軍六十餘里神武引軍來會癸巳候騎告
齊軍至帝召諸將謀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
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
至渭背水東西為陳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
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中聞鼓聲而起日晡齊
師至望見軍少競萃於左軍亂不成列兵將交
帝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
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為二遂大破之斬六
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神武夜遁追至河

上復大剋前後虜其卒七萬留其甲兵二萬餘
悉縱歸收其輜重兵甲獻俘長安李穆曰高歡
膽破矣逐之可獲帝不聽乃遷軍渭南時所徵
諸州兵始至乃於戰所準當時兵人種樹一株
栽柳七千根以旌武功魏帝進帝柱國大將軍
增邑并前五千戶李弼等十二將亦進爵增邑
以左僕射馮翊王元季海為行臺與開府獨孤
信帥步騎二萬向洛陽賀拔勝李弼度河圍蒲
坂蒲坂鎮將高子信開門納勝軍東魏將薛崇

禮棄城走勝等追獲之帝進軍蒲坂略定汾絳
初帝自弘農入關後東魏將高昂圍弘農聞其
軍敗退守洛陽獨孤信至新安昂復走渡河遂
入洛陽自梁陳巴西將吏降者相屬於是東魏
將堯雄趙育是云寶出潁川欲復降地帝遣儀
同宇文貴梁遷等逆擊大破之趙育來降東魏
復遣任祥率河南兵與堯雄合儀同怡峯與貴
遷等復擊破之又遣都督韋孝寬取豫州是云
寶殺其東揚州刺史那椿以州來降

四年三月帝率諸將入朝禮畢還華州七月東
魏將侯景等圍獨孤信於洛陽齊神武繼之帝
奉魏帝至穀城臨陣斬東魏將莫多婁貸文悉
虜其衆送弘農遂進軍瀍東景等夜解圍去及
旦帝率輕騎追至河上景等北據河橋南屬芒
山為陣與諸軍戰帝馬中流矢驚逸軍中擾亂
都督李穆下馬授帝軍復振於是大捷斬其將
高昂李猛宋顯等虜其甲士一萬五千人赴河
死者萬數是日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

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峯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魏帝及帝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李諱念賢等為後軍遇信等退即與俱還由是班師洛陽亦失守大軍至弘農守將皆已棄城西走所虜降卒在弘農者因相與閉門拒守進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大軍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而前後所虜東魏士卒皆散在百姓間乃謀亂及李遠等至長安計無所出乃與太尉王明射周惠達

輔魏太子出次渭北關中大震恐百姓相剽劫於是沙苑所俘軍人趙青雀雍州人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太守慕容思度各收降卒以拒還師長安城人皆相率拒青雀每日接戰魏帝留止閔鄉令帝討之長安父老見帝且悲且喜曰不意今日復得見公士女咸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襲咸陽斬思度禽伏德南度渭與帝會攻破青雀太傅梁景睿先以疾留長安遂與青雀通謀至是亦伏誅關

中乃定魏帝還長安帝復屯華州十二月是云
寶襲洛陽東魏將王元軌棄城走都督趙剛襲
廣州拔之自襄廣以西城鎮復西屬

五年冬大閱於華陰

六年春東魏將侯景出三鵝將侵荊州帝遣開
府李弼獨孤信各率騎出武關景乃還夏蠕蠕
度河至夏州帝召諸軍屯沙苑以備之

七年十一月帝奏行十二條制恐百官不勉於
職事又下令申明之

八年十月齊神武侵汾絳圍玉壁帝出軍蒲坂
神武退度汾追之遂遁去十二月魏帝狩於華
陰大饗將士帝帥諸將朝于行在所

九年二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慎舉州來附帝
帥師迎之三月齊神武據芒山陣不進者數日
帝留輜重於灑曲軍士銜枚夜登芒山未明擊
之神武單騎為賀拔勝所逐僅免帝率右軍若
干惠大破神武軍悉虜其步卒趙貴等五將軍
居右戰不利神武復合戰帝又不利夜引還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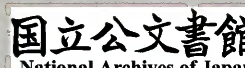
關屯渭上神武進至陝開府達奚武等禦之乃退帝以芒山諸將失律上表自貶魏帝不許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十月大閱於櫟陽還屯華州

十年五月帝朝京師七月魏帝以帝前後所上二十四條及十二條新制定為中興永式命尚書蘇綽更損益之摠為五卷班於天下於是搜簡賢才為牧守令習新制而遺焉數年間百姓便之十月大閱於白水

十一年十月大閱于白水遂西狩岐陽

十二年春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反瓜州人張保害刺史成慶以應之帝遣開府獨孤信討之東魏將侯景侵襄州帝遣開府若干惠禦之至襄京遁去五月獨孤信平涼州禽仲和遷其百姓六千餘家於長安瓜州都督令狐延起義誅張保瓜州平七月帝大會諸軍於咸陽

十三年正月東魏河南大行臺侯景舉河南六州來附被圍於潁川六月帝遣開府李弼援之



東魏將韓軌等遁去景遂徙鎮豫州於是遣開府王思政據潁川弼引軍還七月侯景密圖附梁帝知其謀悉追還前後所配景將士景懼遂叛冬帝奉魏帝西狩咸陽

十四年春魏帝詔封帝長子覺為寧都郡公初帝以平元顥納孝莊帝功封寧都縣子至是改以為郡以封覺用彰勤王之始也五月魏帝進帝位太師帝奉魏太子巡撫西境登龍刻石紀事遂至原州歷北長城大狩東趣五原至蒲州

聞魏帝不豫而還及至魏帝疾已愈乃還華州是歲東魏將高岳圍王思政於潁川十五年春帝遣大將軍趙貴帥師援王思政高岳堰洧水以灌城潁川以北皆為陂澤救兵不得至六月潁川陷初侯景圍建鄴梁司州刺史柳仲禮赴臺城梁竟陵郡守孫暉以郡內附帝使大都督符貴鎮之及建鄴陷仲禮還司州來寇暉以郡叛帝大怒十一月遣開府楊忠攻剋隨州進圍仲禮長史馬岫於安陸

十六年正月仲禮來援安陸楊忠逆擊於滎頭
大破之禽仲禮馬岫以城降三月魏帝封帝第
二子震為武邑公七月帝東伐拜章武公導為
大將軍摠督留守諸軍屯涇北鎮關中九月丁
巳軍出長安連雨自秋及冬諸軍馬驢多死遂
於弘農北造橋濟河自蒲坂還於是河南自洛
陽河北自平陽以東遂入齊

十七年三月魏文帝崩皇太子嗣位帝以冢宰
摠百揆十月帝遣大將軍王雄出子午伐上津

魏興大將軍達奚武出散關伐南鄭

廢帝元年春王雄平上津魏興以其地置東梁
州四月達奚武圍南鄭月餘梁州刺史宜豐侯
蕭脩以州降武八月東梁州百姓圍州城帝復
遣王雄討之

二年正月魏帝詔帝為左丞相大行臺都督中
外諸軍事二月東梁州平遷其豪帥於雍州三
月帝遣大將軍魏安公尉遲迴帥師伐梁武陵
王蕭紀於蜀四月帝勒銳騎三萬西踰隴度金

城河至姑臧吐谷渾震懼遣使獻其方物七月
帝至自姑臧八月尉遲迴尅成都劔南平十一
月尚書元烈謀亂伏誅

三年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内外官爵以第
一品為九命第九品為一命改流外品為九秩
亦以九為上又改置州郡縣凡改州四十六置
州一改郡一百六改縣三百三十魏帝有怨言
於是帝與公卿議廢帝立齊王廓是為恭帝

恭帝元年四月帝大饗羣臣魏史柳虬執簡書

告于朝曰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
託於安定公曰是子也才由于公不才亦由于
公公宜勉之公既受茲重寄居元輔之任又納
女為皇后遂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皇
帝付屬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帝乃令太常
盧辯作誥喻公卿曰嗚呼我羣后暨眾士維文
皇帝以襁褓之嗣託於予訓之誨之庶厥有成
而予罔能弗變厥心庸暨乎廢墜我文皇帝之
志嗚呼茲咎予其焉避予實知之矧尔眾人之

心哉。惟予之類，豈惟今厚，將恐來世以予為口實。乙亥，魏帝詔封帝子邕為輔城公，憲為安城公。七月，西狩至原州。梁元帝遣使請據舊圖，以定疆界。又連結於齊，言辭悖慢。帝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十月壬戌，遣柱國于謹、中山公護與大將軍楊忠、韋孝寬等步騎五萬討之。十一月癸未，師濟漢。中山公護與楊忠率銳騎先屯其城下。景申，于謹至江陵，列營圍守。辛亥，尅其城，戕梁元帝，虜其百官。

士庶以歸沒為奴婢者十餘萬，免者二百餘家。立蕭譽為梁主，居江陵，為魏附庸。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至是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後次者為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

二年，梁廣州刺史王琳寇邊。十月，帝遣大將軍豆盧寧帥師討之。

三年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魏帝進帝位，太師大冢宰。帝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統中，

乃令蘇綽盧辯依周制改創其事尋亦置六卿
官然為撰次未成衆務猶歸臺閣至是始畢乃
命行之四月帝北巡七月度北河魏帝封帝子
直為秦郡公招為正平公九月帝不豫還至雲
陽命中山公護受遺輔嗣子十月乙亥帝薨于
雲陽宮還長安發喪時年五十二月甲申葬
于成陵謚文公及孝閔帝受禪追尊為文王廟
曰太祖武成元年追尊為文皇帝帝知人善任
使從諫如順流崇尚儒術明達政事恩信被物

能駕馭英豪一見之者咸思用命沙苑所獲囚
俘釋而用之及河橋之役以充戰士皆得其死
力諸將出征授以方略無不制勝性好朴素不
尚虛飾恒以反風俗復古始為心云

孝閔皇帝諱覺字施羅尼文帝第三子也母曰
元皇后天統八年生於同州七歲封略陽郡公
時善相者史元華見帝退謂所親曰此公子有
至貴相但恨不壽耳魏恭帝三年三月命為安
定公世子四月拜大將軍十月乙亥文帝崩景

子世子嗣位為太師大冢宰十二月丁亥魏帝
詔以岐陽地封帝為周公庚子詔禪位于帝曰
予聞皇天之命不于常惟歸于德故堯授舜舜
授禹時宜也天厭我魏邦垂變以告惟尔罔弗
知予雖不明敢弗龔天命格有德哉今踵唐虞
舊典禪位于周庸布告尔焉使大宗伯趙貴持
節奉冊書曰咨尔周公帝王之位弗常有德者
受命時乃天道予式時庸荒求于唐虞之彝踵
曰我魏德之終舊矣我封小大罔弗知今其可

亢怫于天道而不歸有德歟時用詢謀僉曰公
昭考文公格勲德于天地丕濟黔黎洎公又躬
宣重光故玄象徵見于上謳訟奔走于下天之
曆數用實在焉予安敢弗若是以欽祗聖典遜
位于公公其享茲天命保有萬國可不慎歟魏
帝臨朝遣戶部中大夫濟北公元迪致皇帝璽
綬帝固辭公卿百辟勸進太史陳祥瑞乃從之
是日魏帝遜位于大司馬府

元年春正月天王即位柴燎告天朝百官於路

門追尊皇考文公為文王皇妣為文后大赦封
魏帝為宋公是日槐里獻赤雀百官奏議曰帝
王之興罔弗更正朔明受之於天革人視聽也
逮於尼甫稽諸陰陽云行夏之時後王所不易
今魏曆告終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實當行錄正
用夏時式遵聖道惟文王誕玄氣之祥有黑水
之讖服色宜尚焉制曰可以大司徒趙郡王李
弼為太師以大宗伯南陽公趙貴為太傅大冢
宰以大司馬河內公獨孤信為太保以大宗伯

皇極經世一

卷之九

九

中山公護為大司馬以大將軍寧都公毓高陽
公達奚武武陽公豆盧寧小司寇陽平公李遠
小司馬博陵公賀蘭祥小宗伯魏安公尉迴等
並為柱國壬寅祀圓丘詔曰予本自神農其於
二丘宜作厥主始祖獻侯啓土遼海配南北郊
文考德符五運受天明命祖于明堂以配上帝
癸卯祀方丘甲辰遂祭太社初除市門稅乙巳
享太廟丁未會于乾安殿班賞各有差戊申詔
有司分命使者巡察風俗求人得失禮餼高年

萬曆二十年刊

卷之九

九

恤于鰥寡辛亥祀南郊壬子立王后元氏辛酉
享太廟癸亥親耕籍田二月癸酉朔朝日于東
郊戊寅祭太社丁亥柱國楚國公趙貴謀反伏
誅太保獨孤信罪免甲午以大司空梁國公侯
莫陳崇為太保大司馬晉國公護為大冢宰柱
國博陵公賀蘭祥為大司馬高陽公達奚武為
大司寇大將軍化政公宇文貴為柱國三月巳
酉衛國公獨孤信賜死癸亥省六府士員三分
之一夏四月壬申降死罪巳下囚壬午謁成陵

丁亥享太廟五月巳酉帝將觀漁於昆明池博
士姜頊諫乃止秋七月壬寅帝聽訟於右寢多
所哀宥辛亥享太廟八月戊辰祭太社辛未降
死罪巳下囚甲午詔二十四軍舉賢良九月庚
申改太守為郡守帝性剛果忌晉公護之專司
會李植軍司馬孫恒以先朝佐命入侍左右亦
疾護權重乃與宮伯乙鳳賀拔提等潛請帝誅
護帝許之又引宮伯張先洛先洛以白護護乃
出植為梁州刺史恒為潼州刺史鳳等更奏帝

將召羣臣入因此誅護先洛又白之時小司馬
尉綱總統宿衛兵護乃召綱入殿中詐呼鳳等
論事以次執送護第並誅之綱仍罷禁兵帝無
左右獨在內殿以宮人執兵自守護遣大司馬
賀蘭祥逼帝遜位貶為略陽公遂幽於舊邸月
餘日以弑崩時年十六植恒等亦遇害及武帝
誅護後乃詔曰故略陽公至德純粹天姿秀傑
屬魏祚告終寶命將改謳歌允集曆數攸歸上
協蒼靈之慶下昭后祇之錫而禍生肘腋豐起

蕭牆白武噬駭蒼鷹集殿幽辱神器弑酷乘輿
寃結生靈毒流寓縣今河海澄清氛沴消蕩追
尊之禮宜崇徽號遣太師蜀國公迎於南郊上
謚曰孝閔皇帝陵曰靜陵

世宗明皇帝諱毓小名統萬突文皇帝之長子
也母曰姚夫人永熙三年文帝臨夏州生於統
萬城因以名焉大統十四年封寧都郡公魏恭
帝三年累遷大將軍鎮隴右孝閔踐阼進位柱
國轉岐州刺史有美政及孝閔廢晉公護遣迎

帝於岐州九月癸亥至京師止于舊邸羣臣上
 表勸進備法駕奉迎帝固讓羣臣固請乃許之
 元年秋九月天王即位大赦乙丑朝羣臣於延
 壽殿冬十月癸酉太師趙國公李弼薨己卯以
 太將軍昌平公尉綱為柱國乙酉祀圓丘景戌
 祀方丘甲午祭太社陽平公李遠賜死辛未梁
 敬帝遜位于陳十一月庚子享太廟丁未祀圓
 丘十二月庚午謁成陵庚辰以太將軍輔城公
 邕為柱國戊子赦長安見囚甲午詔元氏子女

自坐趙貴等事以來所有沒入為官口者悉免
 二年春正月乙未以太冢宰晉公護為太師辛
 亥親耕籍田癸丑立王后獨孤氏丁巳於雍州
 置十二郡三月甲午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舉
 州來附改雍州刺史為牧京兆郡守為尹庚申
 詔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南徙皆稱河南人
 今周室既都關中宜改稱京兆人夏四月己巳
 以太師晉公護為雍州牧辛未降死罪囚一等
 五歲刑已下皆原之甲戌天王后獨孤氏崩甲

申葬敬后五月乙未以大司空梁國公侯莫陳
崇為大宗伯六月癸亥嘯噓國遣使朝貢己巳
板授高年刺史守令恤鰥寡孤獨各有差分長
安為萬年縣並居京城任申遣使分行州郡理
囚徒察風俗掩骸埋齒秋七月順陽獻三足鳥
八月甲子羣臣上表稱慶於是大赦文武普進
級九月辛卯以大將軍楊忠王雄並為柱國甲
辰封少師元羅為韓國公以紹魏後丁未行幸
同州故宅賦詩冬十月辛酉突厥遣使朝貢癸

亥太廟成乙亥以功臣琅邪貞獻公賀拔勝等
十三人配享文帝廟庭壬午大赦

武成元年春正月己酉太師晉公護上表歸政
帝始親萬機軍旅猶摠於護初改都督諸州軍
事為摠管三月癸巳陳六軍帝親擐甲胄迎太
白於東方吐谷渾寇邊庚戌遣大司馬博陵公
賀蘭祥率眾討之夏五月戊子詔有司造周曆
己亥聽訟於正武殿辛亥以太宗伯梁國公侯
莫陳崇為大司徒大司寇高陽公達奚武為大

宗伯武陽公豆盧寧為大司寇柱國輔城公邕
為大司空乙卯詔曰比屢有糾發官司赦前事
者有司自今勿推究唯庫廩倉廩與海內所共
漢帝有云朕為天下守財耳若有侵盜公家財
畜錢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既遠一不須問自周
有天下以來雖經赦宥事迹可知者有司宜即
推窮得實之日免其罪徵備如法賀蘭祥攻拔
洮陽洪和二城吐谷渾遁走閏月高昌遣使朝
貢六月戊子大雨霖詔公卿大夫士爰及牧守

黎庶等令各上封事讜言極諫無有所諱其遭
水者有司可時巡檢條列以聞庚子詔曰賴川
從我是曰元勳無忘父城實起王業文考屬天
地草昧造化權輿拯彼流亡匡茲頽運賴英賢
盡力文武同心翼贊大功克隆帝業而披堅執
銳櫛風沐雨永言疇昔良用撫然若功成名遂
建國割符予唯休也其有致死王事妻子無歸
者朕甚傷之凡從先王向夏州發夏州從來見
在及薨亡者並量賜錢帛稱朕意焉是月陳武

帝殂秋八月己亥改天王稱皇帝追尊文王為
文皇帝大赦改元癸丑增御正四人位上大夫
冬十月齊文宣帝殂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大會羣臣於紫極殿始用
百戲三月辛酉重陽閣成會羣臣公侯列將卿
大夫及突厥使於芳林園賜錢帛各有差夏四
月帝因食糖粳遇毒庚子大漸詔曰人生天地
之間稟五常之氣天地有窮已五常有推移人
安得長在是以有生有死者物理之必然處必

然之理脩短之間何足多恨朕雖不德性好典
墳披覽聖賢餘論未嘗不以此自曉今乃命也
夫復何言諸公及在朝卿大夫士軍中大小督
將軍人等並立勳効積有年載輔翼太祖成我
周家令朕纘承大業處萬乘之上此上不負太
祖下不負朕躬朕得啓手啓足從先帝於地下
實無恨于心矣所可恨者朕享大位可謂四年
矣不能使政化修理黎庶豐足九州未一二方
猶梗顧此恨恨目用不瞑唯冀仁兄冢宰洎朕

先正先父公卿大臣等協和為心勉力相勸勿
忘大祖遺志提挈後人朕雖沒九泉形骸不朽
今大位虛曠社稷無主朕兒幼少未堪當國魯
國公也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
周家必此子也夫人貴有始終公等事太祖輔
朕躬可謂有始矣若克念政道顧其艱難輔
以主天下者可謂有終矣哀死事生人臣大節
公等可思念此言令萬代稱歎朕稟生儉素非
能力行菲薄每寢大布之被服大帛之衣凡是

器用皆無彫刻身終之日豈容違棄此好喪事
所須務從儉約斂以時服勿使有金玉之飾若
以禮不可闕皆令用瓦小斂訖七日哭文武百
官各權避麻苴以素服從事葬日選擇不毛之
地因勢為墳勿封勿樹且厚葬傷生聖人所誠
既服膺聖人之教安敢違之凡百官司勿異朕
意四方州鎮使到各令三日哭哭訖權避凶服
還以素服從事待大例除非有呼召各按部自
守不得輒奔赴闕庭禮有通塞隨時之義葬訖

內外悉除服從吉三年之內勿禁婚娶一令如
平常也時事殷猥病困心亂止能及此如事有
不盡準此以類為斷死而可忍古人有之朕今
忍死盡此懷抱其詔即帝口授也辛丑帝崩於
延壽殿時年二十七謚曰明皇帝廟號世宗五
月辛未葬於昭陵帝寬明仁厚敦睦九族有君
人之量幼而好學博覽羣書善屬文詞彩溫麗
及即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
趾殿刊校經史又摺採衆書自羲農已來訖于

魏末叙為世譜凡百卷所著文章十卷

論曰昔者以運將終羣凶放命或權威震主或
釁逆滔天咸謂大寶可以力致神器可以求得
而卒誅夷繼及亡不旋踵是知天命有底庸可
恟乎周文爰自潛躍衆無一旅驅馳戎馬之際
躡足行伍之間時屬與能運膺啓聖鳩集義勇
糾合同盟一舉而殄仇讎再駕而匡帝室於是
內詢帷幄外杖材雄推至誠以待人弘大順以
訓物高以藉甲兵之衆恃戎馬之強屢入近畿

志圖吞噬及英謀電發神旆風馳弘農建城濮
之勲沙苑有昆陽之捷取威定霸以弱為強紹
元宗之衰緒創隆周之景命南清江漢西舉巴
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乃擯落魏晉憲章古昔
修六官之廢典成一代之鴻規德刑並用勲賢
兼叙遠安邇悅俗阜人和億兆之望有歸揖讓
之期允集功業若此人臣以終盛矣哉非夫雄
略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授緯武經文者孰能
與於此乎昔漢獻蒙塵曹公成夾輔之業晉安

播蕩宋武建匡合之勲校德論功綽有餘裕至
於渚宮制勝闔城孳戮蠕蠕歸命盡種誅夷雖
事出於權道而用乖於德教斯為過矣孝閔承
既安之業膺樂推之運明皇處代邸之尊纂大
宗之緒始則權臣專命終乃政出私門俱懷芒
刺之疑用致幽弒之禍惜哉

甲寅年冬五帝之見

林學士

周本紀上第九卷之真文

周本紀上第九卷之真文

周本紀上第九卷之真文

周本紀上第九卷之真文

周本紀上第九卷之真文

周本紀上第九卷之真文

周本紀上第九卷之真文

周本紀上第九卷之真文

